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之政策

周 一 良

第一節 南朝境內各種人之分佈

甲 僑人之分佈

乙 土著與蠻俚等

A. 土著 B. 蠻 C. 俚 D. 溪 E. 獠與山越

第二節 南朝政府之政策——對特殊分子

甲 政治方面

A. 宋齊 B. 梁 C. 陳

乙 社會方面

A. 僑人一貫之政策及其成功 B. 從語音推測僑舊之同化

第三節 南朝政府之政策——對一般分子

甲 土斷僑人政策之失敗

乙 對蠻俚等之漠視

第一節 南朝境內各種人之分佈

自晉元南渡至隋文平陳，二百七十餘年間，南朝疆域屢有伸縮。 北向擴張最甚時，如宋武之平南燕，取關中。 疆域最蹙時，則如陳之西南失梁益寧三州，北盡江

而守。 然通二百七十年而觀之，梁益寧三州大抵在南朝統治之下，北周據之未久而陳遂亡於隋；至於關中不旋踵而失，淮北河南之地亦未能長守；荆襄雖有北朝卵翼下之後梁，然究係南人樹立之政權，爲期不過三十年，二州固仍宜視爲南境。 故今茲所謂南朝疆境者， 指淮漢以南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廣東，廣西， 貴州之全省，江蘇，安徽，河南，湖北四省之南部，暨四川雲南兩省之一部分而言也。 在此疆域，亙二百七十年間，約略有三種人之分佈：(1) 北方遷來之僑人，亦稱北人，晚來者則目爲荒傖；(2) 南地之土著，曰南人，亦稱吳人，則專指三吳地方土著而言；(3) 蠻，俚，溪，獠等文化低下之土人。 欲知此三種成分之關係與南朝政府對待之之政策，必先知此三種人之地域的分佈。

甲 僑人之分佈

述僑人分佈狀況前，當先知歷次遷徙之大概，及其所由來。 永嘉亂後爲遷徙之始，宋書州郡志南徐州下：

『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幷，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 徐兗二州或沿江北，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幷四州』。 晉書地理志司州下：

『元帝渡江，亦僑置司州於徐』。 晉成帝初，淮南人及北人之僑在淮南者更南徙而過江，宋志楊州淮南郡下：

『成帝初，蘇峻祖約爲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渡江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諸縣』。 全南徐州下：

『晉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於晉陵郡界』。 中葉以後，又有晉代第三次之大批遷徙，宋志雍州下：

『胡亡氐亂，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 晉孝武始于襄陽僑立雍州，幷立僑郡縣』。全益州安固郡下：

『晉哀帝時流民入蜀僑立』。 又秦州西京兆西扶風兩郡下俱云：

『晉末三輔流民出漢中僑立』。 又益州懷寧郡下：

『秦雍流民晉安帝立』。 （關於東晉三次遷徙，詳見譚其驤先生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一文，載燕京學報第十五期。）

以上所徵引，在證明東晉百年間有數度之大遷徙，其餘少數流轉無時無之。　其踪跡則偏淮水以南暨江漢流域，幷及福建。　唐林諝閩中記：

『永嘉之亂中原仕族林，黃、陳，鄭四姓先入閩』。（書錄解題八引）元和姓纂二十一侵林姓下：『晉安，林放之後，晉永嘉渡江居泉州』。　迨東晉末葉，東南而波及交廣。　宋書五十劉康祖傳：

『義熙末爲始興相，東海人徐道期流寓廣州，無士行，爲僑舊所陵侮』。　又九二杜慧度傳：

『交阯朱戴人也。　［義熙］初爲州主簿流民督護』。　似交州亦有流徙人，惟不審碻是由中原往否耳。　安帝時魏道武帝統一北方之大部分，人民不復如前此之日受刀兵困厄，且歷經異族統治，至百年之久，加以石勒苻堅輩頗能禮接中原士大夫，曩日之仇懟漸減，於是自宋至陳百七十年間，北人不復如昔之南渡惟恐弗及，大批移民乃罕見矣。

東晉之世先有僑民而後立僑州郡縣，故可由僑州郡縣之名稱推斷其地之有僑民。宋時移民既尠，而爲詭耀計，初不必有僑民輒立僑州郡縣。　如沈約宋志載少帝景平初司州沒魏，文帝元嘉末僑立于汝南；明帝世淮北沒魏，僑立徐州治鍾離，兗州治淮陰，青州，冀州治鬱洲，下至郡縣如此之比甚夥。　皆未嘗言司，徐，兗，青，冀之人相攜流轉入南，惟南齊書二高帝紀建元元年有詔稱『若四州士庶本鄉淪陷，簿籍不存，尋校無所，可聽州郡保押』。　四州卽指宋明帝時陷魏四州，其士庶固有留於淮南者。　然非戶戶盡室而行，四州之僑治亦非應北人南徙之需求而設，徒以職方不可不備，遂畫地立名耳。　故南齊書州郡志青州下云：

『流荒之民郡縣虛置，至于土著蓋無幾焉』。　冀州下云：

『二州共一刺史，郡縣十無八九，但有名存』。　然有時確有多數北人南遷，翻未嘗爲立郡縣，宋書五文帝紀：

『元嘉二十八年，是冬徙彭城流民於瓜步，　淮西流民於姑孰，　合萬許家』。（宋書七七沈慶之傳：『二十七年使慶之自彭城徙流民數千家于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于南州，亦如之』。　案魏師元嘉二十七年冬至瓜步，翌年正月始退，徙民于瓜步自當在二十八年，蓋魏師退後，土地凋殘，故徙民實之。　淮作江未知孰

是。）此魏師臨江以後事，是年二月已詔『凡遭寇賊郡縣，令還復居業。……其流寓江淮者竝聽卽屬』。則所徙民更無還返故居之理，然未嘗爲此萬許家別立郡縣也。宋代遷徙旣少，今剌取紀傳志所載一一著之，以窺宋代北人南徙之大要。

『永初三年三月，時秦雍流戶悉南入梁州』。（宋書三武帝紀。）

『康絢……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漢時］因留［河西］爲黔首。……晉時隴右亂，康氏遷于藍田。……宋永初中［父］穆舉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寄居于襄陽』。（梁書十八本傳。宋志雍州華山郡下云：『胡人流寓，孝武大明元年立』。蓋永初立郡，孝武時始分實土爲境也。）

『元嘉二年秋八月甲申，以關中流民出漢川，置京兆，扶風，馮翊等郡』。（宋志秦州西京兆西扶風兩郡下云：『晉末三輔流民出漢中，僑立』，似置郡雖在元嘉，而流民則晉末時來，非是，詳後。蓋本有晉末流人，文帝世又有大批關中流民來，因而立郡。秦州馮翊郡下云：『三輔流民出漢中，元嘉二年僑立』，是也。）

『劉道產元嘉三年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有惠化，關中流民前後出漢川歸之者甚多。六年道產表置隴西宋康二郡以領之』。（宋書六五本傳。宋志秦州隴西郡下云：『文帝元嘉初關中民三千二百三十六戶歸化，六年立』。蓋自二年至六年陸續而來也。）

『頓丘令，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流民歸順，孝武孝建二年立。臨邑令，……孝武孝建二年與頓丘同立』。（宋志冀州魏郡。）

『北扶風太守，孝武孝建二年以秦雍流民立』。（宋志秦州。）

據以上所舉，宋代北人南遷者不惟次數與人數遠少于東晉，其地域亦偏於自西北而向西南，江淮流域不與焉，何也？

宋武帝平定關中後，將南還，三秦父老詣門訴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矣，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捨此欲何之』？（宋書六一廬陵王義眞傳，）其圍慕容超於廣固也，『河北居民荷戈負粮而至者日以千數』。（宋書一，）是東晉之末北土遺黎猶不無南向之心，惟南朝諸帝無以慰其望，雖文帝之賢

能，猶未知愼邊將之選。 宋書五一長沙王義欣傳：

『時［元嘉中］淮西江北長吏悉敍勞人武夫，多無政術。 義欣陳之曰：江淮左右土壻民疎，頃年以來荐飢相襲，百城凋弊，於今爲甚。 綏牧之宜必俟良吏。 勞人武夫不經政術，統內官長多非才授。 東南殷實，猶或簡能，況賓接荒垂，而可輯粲頓缺？ 願勅選部必使任得其人』。 又六五杜驥傳：

『元嘉十七年出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甯遠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在任八年，惠化著于齊土。 自義熙至於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爲吏民所稱詠』。 南朝既不足以招徠，北方又相繼有魏道武帝太武帝等英主，自非邊民迫于戰禍，北人自動南徙者終無曩日之踴躍。 卽在邊民，亦復不甚可信賴。 元嘉十九年（魏太武太平眞君三年，）何承天上安邊論曰：

『今遺黎習亂，志在偸安。 非皆恥爲左衽，遠慕冠冕。 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 故襁負歸國， 先後相尋。…… 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 今悉河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 今新被抄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 居以樂土， 宜其歌抃就路，視遷如歸』。 （宋書六四本傳）可見界上之民不願南遷，必乘其新被抄掠始能徙之。 泰始中劉愼上書云：

『臣竊尋元嘉以來，傖荒遠人多干國議。 負儈歸國，皆勸討虜。…… 從來信納，皆貽後悔。 界上之人惟視强弱，王師至境，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 （宋書八六本傳）時淮北，徐，兗，青，冀及豫州之淮西陷於魏， 淮北民有謀起義南歸者，（南齊書二七李安民傳）然亦有如劉僧副之『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南齊書二八劉善明傳）而不南奔者。

至元嘉二三年以後關中大批流民南入漢中，襄，沔者，關中亂故也。 據魏書四上太武紀九五赫連氏傳，始光二年（元嘉二年）赫連屈子死， 子昌立， 諸子相攻，關中大亂。 三年太武濟河西伐，分軍四出略居民，殺獲數萬，徙萬餘家而還。 四年正月赫連昌遣其弟定率衆二萬向長安，太武再西討， 入統萬城， 擒秦雍人士數千人，以昌宮人及生口等班賚將士。 神䴥元年（元嘉五年）擒赫連昌。 三年赫連定侵統萬大潰，死者萬餘人。 定從兄乙升棄安定奔長安，刼掠數千家西奔上邽，關中

始定。 拓跋赫連相爭，遂爲劉氏驅民矣。

南齊始政頗撫邺邊民， 爲招徠之計。 高帝建元元年二月遣大使巡慰淮，肥，徐，豫，邊民大貧遘難者刺史二千石量加賑邺。 （南齊書二本紀）故淮北之地曾屬南朝者，一時謀舉義自拔：

『淮北四州聞太祖受命，咸欲南歸。 至是徐州人桓標之兗州人徐猛子等合義衆數萬，砦險求援。 太祖詔曰：「青，徐，泗州義舉雲集，〔李〕安民可長轡遐馭，指授羣帥」。 安民赴救留遲，虜急兵攻標之等皆沒』。 （南齊書二七李安民傳）

『建元二年淮北四州起義，上使〔周〕山圖自淮入清，倍道應赴。…… 會義衆已爲虜所沒，山圖拔三百家還淮陰』。 （仝上二九周山圖傳）

『建元三年淮北義民桓磈於抱犢固因與虜戰，大破之。 〔崔〕仲文馳啟，上敕曰：「北間起義者衆，深恐良會不再至，卿善獎沛中人，若能一時攘袂，當遣一佳將直入也」』。 （仝上二八崔祖思傳）三次俱無所成， 此後遂闃然不聞。 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有詔：

『其緣淮及青，冀新附僑民復除已訖，更申五年』，是齊世北人不無流移於淮南者。 大抵東晉時之僑民半因不屑服屬於夷虜，半因於避兵禍及北人之酷虐。 故由淮北而淮南，由淮南而江南，當其相率而來也，固未必慮及南渡後之生計。 其時南方土曠民稀，亦無庸慮者。 迨宋齊之世，北方政治既安定，昔日之民族意識亦日益消磨，苟非被迫，必不肯離鄉里而遠徙，何承天安邊論言之審矣。 且宋以後南北交兵，淮南江北之地淪爲荒土，北人自不欲南徙江淮間，更不容有超過此區域而深入江南膏腴地帶之想，此移民所以益少之又一因也。

蕭梁五十餘年中， 史無移民之記載。 所置州郡尤紛亂不可究詰，非因僑民而設，亦不足據以探索。 惟境內之民殊多流移，見大通元年正月，大同十年九月，中大同元年三月，太清元年正月詔書。 （梁書三武帝紀）又陳書一武帝紀：

『大寶三年七月，徐州江北人隨軍而南者萬餘口』。 時割江北於齊人，故多渡江，非由北境來也。 然梁世北人之南來亦有可得而言者，太清時侯景以魏河南十三州內附，爲慕容紹宗所破，退入渦陽，尙有甲卒數萬人。 景軍食盡，士卒並北人，

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于紹宗。 景軍潰散，乃與腹心數騎自峽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奔壽春。（梁書五六本傳）是景將與俱南者有北人八百。 惟其數不多，故朱異輕之謂『何能爲役』。 及其南侵也，『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本傳）渡采石時馬數百匹，兵千人，其中北人成分自不能出八百之外。自後景之軍衆悉由于蕭正德等之附逆，與景在建康之搜括，『百姓不敢隱藏，竝出從之，旬日之間衆至數百』。（本傳）然從其南來馬步八百人必已多傷亡，惟景隨身兵士猶皆羌胡雜種，（陳書三十二殷不害傳）逮簡文帝卽位之始，景卽『矯詔赦北人爲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本傳）此八百變相之移民影響於梁室興亡雖大，其在南境內之分佈則不足注意。

陳書五宣帝太建十一年三月有詔：

『淮北義人率戶口歸國者，建其本屬舊名，置立郡縣。 卽隸近州，賦給田宅』。陳朝北土民人來南可考者止此而已。 陳疆土迫蹙，江以北峽以西爲齊周所有，自無接受大批移民之理。

據上文所述，可得一概念：北人南遷以東晉爲最盛，宋時已微，齊梁陳則大批之移民絕迹矣。 吾人推求南朝境內北人之分佈，自不能以一時代代表此二百餘年，然第一步必先知移民將達最後階段，初呈靜止狀態時之分佈，斯無疑義。 考人口分佈，捨地理志無由。 考僑人分佈，亦惟有據地志所載僑州郡縣及其戶口數。 晉書地理志撰自唐人，訛誤最多，且晉時北人南徙猶未已也。 南齊書州郡志簡潔可據，而無戶口數目。 梁陳史皆無志，隋志亦不能供此用。 惟沈約宋書州郡志較詳贍可信，且兼載戶數口數。 休文自稱以大明八年爲正，（內史侯相則以昇明末爲定，然內史侯相之外，所記亦多不以大明八年爲準也。） 戶口之數未言何時，今姑以爲大明編戶之數。 依上文所闡明，宋代大批移民盡在大明八年前，此後皆不重要，則謂南朝僑人之遷徙於大明八年時已達靜止狀態，固無不可，吾人先據宋志以窺僑人分佈，自最爲合理。 然大明八年下距侯景亂梁南朝失江北凡八十餘年，距陳之亡凡一百二十餘年，此兩時期不惟僑人分佈莫可知，卽州郡戶口數目亦不能考，是誠無如之何。 但此文置重於僑人等在南朝歷史上之地位與南朝之政策，此節則在闡明僑人與南境土著人之比例，非專論移民或戶口。 僑人分佈既大致定於宋世，其後百餘年間

之生息消長自與本地人相同，比例諒亦不至與宋世過於懸殊。雖未能知其詳，亦無傷於立論之大體。惜僑州郡縣所領不盡僑民，而僑民亦不盡著籍於僑州郡縣，今姑認宋志僑州郡縣之戶口爲僑人戶口，而僑人隸實州郡縣者不復計算，庶可以截長補短，要是大約之數目，未可固執以求。復次，宋志祇在州郡之下記戶口數，雖僑郡所領大多爲僑縣，然亦有屬縣四五，祇一二僑縣者。今以郡下所繫戶口數平均分配於各縣，記其大約之數。各縣所領戶口本多寡懸殊，平均分配不盡得當，如江州尋陽郡下注：『戶二千七百二十』。所領三縣爲柴桑，松滋，安豐也，松滋，安豐爲僑縣，三分戶數，則每縣得九百六十餘戶。然宋書三武帝紀永初元年降盧陵公封柴桑縣男食邑千戶，又八十松滋侯子房傳貶爲松滋縣侯，食邑千戶。漢時封國不必盡食一邑見戶，錢竹汀已詳言之。（與梁燿北論史記書三）東晉元帝太興元年定制諸侯並九分食一，宋齊以降皆因晉制，故南朝封國雖皆賚以食邑若干戶，亦非實食戶數，然不問實食若干，柴桑，松滋兩縣見戶至少亦不能少於一千。今平均分配之數柴桑，松滋少得，而安豐多得矣。又如會稽郡下記：『戶五萬二千二百二十八』，領山陰等十縣，平均分配縣得五千餘戶耳，然據宋書八一顧覬之傳『東遷山陰令，山陰民戶三萬，海內劇邑』之文，則相去乃至六倍。山陰非僑縣，此處止援以例證平均分配之不盡可信，觀者祇注意其數目大約之比例可耳。

南朝境內僑人分佈表（全州口數俱以志各州序後所舉爲準。荆州序不舉全州口數，而所領天門郡下亦有戶無口，無從得其全州口數，故皆列戶數以觀其比例。司州領四郡，南汝南爲僑郡，領有平輿，北新息，眞陽，安城，南新息，安陽，臨汝七縣，戶口數缺，故不能求其比例。既是三實郡一僑郡，或大致司州僑口占全州口數四之一乎？志秦州序下注戶八千七百三十二，口四萬八百八十，實數諸郡下所舉，則戶與口之數皆比州下所舉爲多。止計僑人口已超出州序所列全州人口，當有訛誤，姑從蓋闕。湘益諸州有北境人流移至南境而立之郡縣，如益州之南新巴，南晉壽，南漢中三郡，湘州湘東郡之湘陰縣，以同在本文所區畫南朝疆域內，無關僑民，俱不計算。鄖州西陽郡有義安縣，注云：『明帝泰始二年以來流民立』。志雖不言流民所自，然義安非漢晉以來舊縣名，自非北方僑人。

州名	全州人口	僑人口大約數	對全州人口百分數
楊州	1453296	約 21800	1.5%
南徐州	420640	約 225600	53.63%
徐州	175967	約 45300	25.74%
南兗州	159362	約 50800	31.87%
兗州	145581	約 9200	6.31%
南豫州	219500	約 81600	37.17%
豫州	150839	約 120700	80.01%
江州	277147	約 6300	2.27%
青州	402729	約 8200	2.03%
冀州	181001	約 180900	99.94%
司州	41597		
荆州	65604 戶數	約 6300 戶數	9.51%
郢州	15887	約 3400	21.41%
雍州	167461	約 55600	33.21%
秦州	40888 [?]	約 46200	
益州	248293	約 64100	25.81%

徐，兗，青，冀，豫（豫及南豫泰始以前屢有分合，大抵以淮爲界。州郡志之豫州係自分時言，淮西北爲豫，淮南爲南豫，故志之豫州不屬本文所謂南朝疆境。宋書八明帝紀稱『於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則自其合者言之。）五州在淮北，不屬本文所謂南朝疆境之內，宋志記其戶口，遂並列之。冀豫最在北，故僑人最多，徐，兗，青次之。然泰始以後未能長有其地，其分佈固與南朝無關。至南境諸州則南徐最多，南豫雍南兗次之，益郢又次之，荆江較少，楊州最少。司秦兩州缺疑，故僑人約數對南境全人口之比數不可求。此九州僑人口對九州全人口之比數則爲百分之十七强。湘，廣，交諸州無僑郡縣者亦不乏中原僑人蹤迹，晉末已然，

（見前）宋齊以來當復如之。　如梁時伏曼容平昌安丘人，而與母兄客居南海，（梁書四八本傳，）其一例也。

乙　土著及蠻俚等之分佈

A　土著

僑人雖握南朝政權，境內閭里細民固仍是南方土著，僑人對全境人口之比數自遠在百分十七以下。　關于土著之分佈無須考究，而南方土著之所以異於中原人士者，不外文化之高下，風俗習慣之不同，亦人所習知，無庸覼縷。　自三國以來南地日益開發，駸駸與上國爭雄長，然亦自有其程序，殊不如一般所想像，東晉渡江後南方遂成另一天地也。　於此有一事當申述者，卽南人之體質是。　南方人種之來源非所敢論，但其所以與北人一切較然有別者，基本原因在於體質與地理自不待言。　當時記載鮮有及此，惟南史六二顧協傳：

『張率嘗荐之於［梁武］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　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强仕；南方卑溼，三十已衰，如協便爲已老』。　顧協吳人，知六朝時固已公認南北人之體質不相同矣。

B　蠻

讀宋書九七南齊書五八魏書一百一周書四九之蠻傳，知蠻人雖出沒無恆，盛衰時異，其分佈地域則亙南朝二百餘年間無大變動。　宋書州郡志所有蠻左郡縣，大抵重見於南齊志中，故今亦通宋，齊，梁，陳四代言之。　當時蠻人實跨在南北疆界上，魏書蠻傳：

『在江淮之間，依託險阻，部落滋蔓，布於諸州。　東連壽春，西通上洛，北接汝潁，往往有焉』。　宋書蠻傳：

『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　南齊書蠻傳稱『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蓋就南齊疆域而言，其實豫州淮北沒魏之境內固多蠻，（宋書七四臧質傳：『伐汝南〔今縣〕西境刀壁等山蠻，大破之，獲萬餘口』。　陳書八周文育傳：『周蒼將五百人，往新蔡懸瓠慰勞白水蠻，蠻謀執蒼以入魏，事覺，蒼與文育拒之，時賊徒甚盛』。　汝南新蔡兩郡皆豫州淮北境也。）而淮南所立南豫境內亦有之也。　宋書謂『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　但其聚落當不能無疏密之

別。 宋齊兩志中所謂左郡左縣卽因蠻左而置，此種設置上焉者或僅而收羈縻之効，下焉者則徒負空名，縣自縣蠻自蠻也。 在地方行政機構上固無足輕重，今地亦十九不可考，然亦足以知其州之偏多蠻人。 今剌取紀傳記事可以反映蠻人分佈戶口之大略者，及宋齊志之左郡縣，（齊志因宋志者不著，止著其增省。） 自東南而西北，依州分別條列，兼注今日約當何地，無考者闕之。

南豫州

晉熙郡（懷寧西北） 『昇明初晉熙蠻梅式生亦起義，斬晉熙太守』。 （宋書蠻傳）宋志郡領太湖左縣，（太湖）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

廬江郡（舒城） 齊志有呂亭左縣。

邊城左郡（固始南） 宋志領四縣，元嘉二十五年初以豫部蠻民立，戶四百十七，口二千四百七十九。 （此數未必卽蠻人之數，下同，姑著之。） 齊志不領縣，脫左字。

弋陽郡（光縣西） 『泰始二年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義攻郭確於弋陽。…… 益之率蠻衆萬餘人攻龐定光於義陽』。 （宋書四七殷琰傳。 蠻傳又稱益之西陽蠻，未詳。）

光城左郡（光山） 宋志領三縣。

南陳左郡 齊志爲縣，屬南汝陰郡。 （合肥北）

郢州

西陽郡（黃岡） 『西陽有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五水蠻。所在並深阻，種落熾盛』。 （宋書蠻傳）『元嘉二十九年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誑動郡蠻，自淮汝至於江沔，咸罹其患。…… 萬大明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爲寇，慶之……討之。 攻戰經年皆悉平定，獲生口數人』。 （宋書七七沈慶之傳）宋志西陽郡有蘄水左縣（蘄縣北）東安左縣，建寧左縣，希水左縣（蘄水），陽城左縣，俱元嘉二十五年初以豫部蠻民立，其後屢有省併。 南齊志無建寧陽城左縣，有義安左縣。

巴陵郡（岳陽） 『先是巴陵馬營蠻爲緣江寇害。…… 安成王秀遣防閣文熾率衆討之，燔其林木，絕其蹊逕，蠻失其嶮，期歲而江路清』。 （梁書廿二

安成康王秀傳）

武陵郡（常德）『居武陵者有雄谿，橘谿，辰谿，酉谿，舞谿，謂之五谿蠻』。（宋書蠻傳）

竟陵郡（鍾祥南）『南郡王義宣封竟陵王。…… 元嘉九年時竟陵羣蠻充斥，役刻民散，改封』。（宋書六九本傳）『趙伯符爲竟陵太守，……竟陵蠻屢爲寇，慶之爲設規略，每擊破之』。（宋書七七沈慶之傳）梁書三九元樹傳：『普通六年遷郢州刺史，討南蠻賊平之』，汎指諸郡蠻言。南齊志郢州有方城左郡領縣二；義安左郡領縣一；南新陽左郡領縣五；新平左郡領縣三；建安左郡領縣一，今地俱無考。

湘州

『永明三年湘州蠻陳雙李答寇掠郡縣，刺史呂安國討之，不克。 四年刺史柳世隆督衆征討，乃平』。（南齊書蠻傳）

零陵郡（今縣）衡陽郡（湘潭）『張纘大同九年遷湘州刺史。…… 湘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梁書卅四本傳。）

始安郡（桂林） 齊志有建陵左縣。

荆州

宜都郡（宜都）天門郡（石門）巴東郡（巫山西）建平郡（巫山） 宋書蠻傳：『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 皆深山重阻， 人迹罕至焉』。 宜都天門在江南，傳蓋謂此四郡以及江北諸郡乃羣蠻所居也。 又蠻傳：『元嘉十八年蠻田向求等爲寇，破［天門郡］漊中。…… 討破之，獲生口五百餘人。…… 大明中，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爲寇，諸郡民戶流散，百不存一。 太宗，順帝世尤甚。 雖遣攻伐，終不能禁，荆州爲之虛敝』。 陳書九歐陽頠傳：『仍除天門太守， 伐蠻左有功』。 魏書蠻傳：『大者萬家，小者千戶。…… 頓據三峽，（此從周書蠻傳，魏書誤作二）斷過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

武寧郡（荆門北）『臧嚴歷監義陽武寧郡，累任皆蠻左。 州郡常選武人，

以兵鎮之。 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羣蠻悅服，遂絕寇盜』。 （梁書五十本傳）『鄧元起遷武寧太守，永元末，…… 蠻帥田孔明附于魏，…… 寇掠三關，規襲夏口』。 （梁書十本傳）

汶陽郡（遠安西） 『北上黃蠻文勉德寇汶陽，太守戴元孫棄戍歸江陵。…… 汶陽本臨沮西界，……西北接梁州新城，東北接南襄城，南接巴巫，二邊並山蠻凶盛，据險爲寇賊』。 （南齊書蠻傳）『侯景亂，西沮蠻反，世祖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 （梁書四六胡僧祐傳）

司州

司州處兩豫，郢，雍之間，亦蠻左萃聚之地也。 桓玄子天生勾結司州蠻，於永明五年爲亂，凡三年始克討平。 （南齊書蠻傳，又廿六陳顯達傳，魏書蠻傳）南齊志有宋安左郡（應山東北）領縣三；安蠻左郡（黃安南）領縣六；永寧左郡領縣四；東義陽左郡領縣四；東新安左郡領縣九；新城左郡領縣四；圍山左郡領縣六；建寧左郡（麻城西南），領縣二；北淮安左郡領縣一；南淮安左郡領縣二；北隨安左郡（隨縣東北）領縣二；東隨安左郡領縣三。

雍州

沔水兩岸 雍州蠻最多，而沔水東北尤甚。 『元嘉十九年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禽生口七千人。 進征湖陽，又獲萬餘口。…… 世祖以本號爲雍州，［慶之］隨府西上， 時蠻寇大盛， 世祖停大隄不得進，分軍遣慶之掩討，大破之， 降者二萬口。 世祖至鎮，而驛道蠻反，殺深式還，（疑有奪誤）慶之又討之。…… 平定諸山，獲七萬餘口。 郎山蠻最强盛，……慶之剪定之， 獲七萬餘口還京師。…… 既至襄陽，……大破諸山，斬首三千級，虜生蠻二萬八千餘口，降蠻三萬五千口』。 （宋書七七沈慶之傳）

『隨王誕又遣軍討沔北諸蠻，……大破之， 斬首二百級， 獲生蠻千口』。（宋書蠻傳）南齊書一太祖紀：『元嘉二十三年戍沔北， 討樊鄧諸山蠻， 破其聚落』。 又二十五張敬兒傳：『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 又擊湖陽蠻，……蠻賊追者數千人』。 漢南陽郡有湖陽縣， 當今河南唐河縣南之湖陽鎮，晉省。 宋齊及洪氏補梁臧氏補陳志俱無此縣，梁書十八馮道根傳：

『鄉人蔡道班爲湖陽蠻主，攻蠻錫城反爲蠻所困』。　蓋置戍屬新野郡。（陳書卅一樊毅傳稱『南陽湖陽人』，似其地梁時已立縣）。　宋書四六張邵傳：『元嘉五年轉雍州刺史。　丹淅二州蠻屢爲寇，邵誘其師，因大會誅之。……　羣蠻所在並起，水陸斷絕』。　案丹水自陝西商縣東南流至河南淅川縣會淅水，更南至湖北均縣入沔，邵傳『州』當是『川』字之誤，謂兩水沿岸蠻人，猶言『南江酋帥』，『南川酋豪』也。　陳書十一淳于量傳：『荆雍之界蠻左數反，……斬其酋長，俘虜萬計』。　則雍州南境亦不乏蠻人。

新野郡（今縣）　梁書九曹景宗傳：『［父］欣之於新野遣出州，……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乃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

南陽郡（今縣）　宋書一百自序：『元嘉二十二年世祖出爲雍州刺史，天子甚留心。　以舊宛北接三關，咫尺崤陝，蓋襄陽之北扞，且表裏强蠻，盤帶疆埸，以亮爲南陽太守』。　又八四鄧琬傳：『劉胡，南陽涅陽人也。　出身郡將。……　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　太祖元嘉二十八年……率步騎三千討上如南山就溪蠻，大破之』。　南齊書二五張敬兒傳：『泰始三年徙爲順陽太守，南陽蠻動，復以敬兒爲南陽太守』。　齊志雍州寧蠻府領郡二十四縣六十六，俱無考。

C　俚

湘廣諸州又有所謂俚人者，散佈其間，有時亦通稱之曰蠻，然與荆，雍，司，郢諸州之人之疑非一種也。　其蟠據二州當遠在宋以前，而與漢人發生頻繁之接觸則自梁陳始。　宋書五四羊希傳：

『劉師道行晉康（廣東德慶）太守，領軍伐俚』。　陳書九歐陽頠傳：

『［梁武］時湘衡之界五十餘洞不賓，敕命衡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頠爲都督，悉皆平殄』。　（梁湘州治今長沙，衡州治今廣東英德之西，陳同。）

又十二沈恪傳：

『［梁世］常領兵討伐［廣州］俚洞』。　又胡穎傳：

『梁世出番禺征討俚洞』。　又十一淳于量傳：

『天嘉五年世祖使湘州刺史華皎征衡州黃洞』。　又二五孫陽傳：

『遷衡州平南府司馬，破黃洞蠻賊有功』：又二一蕭引傳：

『太建時廣州刺史馬靖……每年深入俚洞，又數有戰功』。 始興郡（曲江）尤倂蠻俚所聚，宋書九二徐豁傳：

『元嘉初爲始興太守，三年［表陳百姓避賦役事曰］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既遇接蠻俚，去就益易』。 梁書三十二蘭欽傳：

『都督衡州三郡兵討桂陽（郴縣）陽山（英德西）始興（曲江）叛蠻，至卽平破之』。 陳書十二徐度傳：『梁始興內史蕭介之郡，度從之，將領士卒征諸山洞』。 宋書三武帝紀：

『永初三年正月丙子，南康（今贛縣），揭陽蠻反，郡縣討破之』。 疑亦是俚人也。

D 溪

又有所謂溪人者，乃以漁釣爲業之賤戶， 如唐代蠻蜑漁蜑之比。 散在南境諸州，其來源不可曉。 雖不若蠻俚等之視僑人吳人截然有別，要非同一族類。 晉書六六陶侃傳稱侃本鄱陽人，徙家尋陽。 早孤貧，至洛陽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 楊晬與同乘，溫雅斥爲與小人共載。 劉敬叔異苑云：

『釣磯（據津逮祕書本，疑當从石作磯。） 山者，陶侃嘗釣於此山下水中，得一纖梭，還掛壁上。 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從空而去。 其山石上猶有侃迹存焉』。 晉書本傳亦載此事。 世說新語賢媛篇又云：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 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 （太平御覽八六二飲食部二十引世說謂侃少時作魚梁吏，以一坩鮓餉父，父封鮓反書責之。 案侃少孤貧見晉書本傳，當從今本作母爲是。） 劉孝標注引幽明錄云：

『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 是陶公出身微賤，少時以漁釣爲事，案世說容止篇云：

『溫［嶠］勸庾［亮］見陶，庾猶豫未能往。 溫曰：溪（日本前田侯爵尊經閣文庫景印宋本世說亦从水作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 必無憂也』！ 蓋陶公正是漁賤戶之溪人，故貴顯之後猶不能逃太眞之輕詆。 陶淵明桃花源記

『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亦是指武陵之溪人而言，然出諸淵明之口，則似數典而忘其祖矣！　江州溪人之可考者，又見南史四七胡諧之傳：

『上〔齊武帝〕方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僕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　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　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　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僕語」。　帝大笑。……　就梁州刺史范栢年求佳馬，栢年……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栢年云胡諧是何僕狗，（通鑑一三五作『胡諧之何物狗』，殊失本意。）無厭之求！　諧之切齒致忿』。　胡氏豫章南昌人，爲郡著姓，以仕宦顯。齊武帝至欲獎以貴族盛姻，待遇不亞於三吳之朱，張，顧，陸。　胡諧之官江州中正，史稱其『風形德潤，善自居處』。（南齊書卅七本傳）蓋溪人遠較蠻俚易於被化，故淵明數世以後已忘其祖嘗蒙『溪狗』之誚，而胡氏且巍爲江州大姓也。　南史變溪從人，又或省作奚。　初學記十九人部下奴婢門載宋喬道元與天公牋：

『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麏，言語嫪厲。　聲音駭人，唯堪驅鷄』。　當卽指溪人，而『僕音不正』，『言語嫪厲』似是溪人特徵之一焉。

溪人不獨尋陽，南昌，武陵有之也。　世說新語雅量篇：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　謝曰：可爾。　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宋本同）耳，何敢譸張』！

注云：

『玄叔父安曾爲吳興，玄少時從之游，故珉云然』。　陳寅恪先生謂碣字義不可通，當是狗字，形近致訛，『吳興溪中釣狗』猶言吳興以漁釣爲業之溪狗耳，與容止篇及胡諧之傳同。　案六朝人每喜以狗字爲罵詈之詞，如晉書五七陶謙傳『吳狗何等爲賊』，北史九二韓鳳傳『恨不得剉漢狗頭飼馬』及『狗漢大不可耐』，皆是溪狗釣狗之比。　謝玄中州望族，自非溪人，但玄確有漁釣之癖，太平御覽八三四資產部十四引玄與兄書曰：

『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永日。　北固下大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七枚』。　又云：

『昨日疏成釣出手所獲魚，以爲二坩鮓，今奉送』。 又八三七百穀部一引玄書云：

『奉白粮穀十斛，是釣池上之所種』。 又八六二飲食部二十引玄與婦書云：『昨出釣獲魚，作一坩鮓，今奉送』。 陳寅恪先生以爲溪人之稱當起源於五溪，吳興溪中亦有漁釣賤民，謝玄少居其地，染漁釣之習，王珉因以爲譏耳。通鑑一一五義熙六年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參軍殷闡說之曰：

『循所將之衆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 始興溪子拳捷善鬬，未易輕也』。

胡注：

『始興溪子謂徐道覆所統始興兵也』。 未識溫公此節何所本，然胡注於『溪子』二字之詮釋似未得眞諦，溪子卽上文之溪人也。 梁書十楊公則傳：

『公則所領多湘溪人，性怯懦，城內輕之』。 南史五五公則傳作『多是湘人，溪性懦怯』。 二文雖不同，若解爲佈於湘州之溪人皆可通。 通鑑一四四作『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 然通鑑載殷闡言始興溪人善鬬，公則攻建康在齊東昏世，始興猶隸湘州。 公則所部乃以怯懦稱，與闡語相矛盾何邪？ 豈公則部下湘州溪人非來自始興，而是分佈於湘州始興以北，東與江州毗連地帶者乎？ 魏書九六司馬叡傳記南方種族云：『巴蜀蠻獠谿俚楚越』，亦以之與蠻獠等並列，唯字作谿耳。

直接記述溪人之資料雖尠，而有能間接推斷得之者。 唐李綽尚書故實：

『有黃生者，（幾輔叢書五朝小說諸本尚書故實黃下皆有金字，不可解。 談愷本太平廣記一八四貢舉門引無，是也。） 擢進士第。 人問與頗同頗同房否，對曰：「別洞」。 黃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對。 人雖咍之，亦賞其眞實也』。 是唐時溪人宗族猶以『洞』爲稱，必相沿已久，由此吾人可推測余氏爲江州之溪人，而試用以解釋下列之記載。 陳書九侯瑱傳：

『瑱爲……江州刺史。…… 是時［太平元年］瑱據中流，兵甚强盛，又以本事王僧辯，雖外示臣節，未有入朝意。 初余孝頃爲豫章太守，及瑱鎭豫章，乃於新吳（江西奉新縣西地，南昌西北）別立城柵，與瑱相拒。 瑱……悉以衆攻孝頃，自夏及冬弗能克，乃長圍守之，盡收其禾稼』。 又八周文育傳：

『［太平二年二月，是年十月禪陳，爲永定元年］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

文育督衆軍討之，時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梁書六敬帝紀陳書一高祖紀俱稱『南江州刺史余孝頃』起兵應勃。通鑑一六七同，胡注：『孝頃據新吳，蓋就置南江州』。）遣其弟孝勱守郡城，自出豫章，據于石頭。……以拒官軍。官軍船少，孝頃有舴艋三百艘，船百餘乘。……文育攻之，……孝頃退走新吳』。又三十五周迪傳：

『［永定二年］王琳東下。……至湓城，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通鑑一六七『新吳洞主余孝頃遣沙門道林說琳』云云，北齊書卅南史六四琳傳俱不載）。……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南徵粮餉，猛等與孝頃相合，衆且二萬。……［周］迪生擒……余孝頃，送于京師。收其軍實，器械山積』。

又八周文育傳：

『及周迪破余孝頃，孝頃子公飜弟孝勱猶據舊柵，扇動南土。……文育囚之，送于京師。以其部曲分隸衆軍』。余孝頃事始末具見於此，其最觸目而不可解者，當爲『新吳洞主』之稱。新吳在南昌之西宜春東北，自地域言，其地有溪人土著自極可能；更照以尚書故實黃生事，知溪人亦如俚之稱洞；溪人文化甚高，故能有舟船兵甲，乘亂世據鄉土爲寇害，而『舴艋三百艘艦百餘乘』之文又適足見其本爲漁戶。自此三事觀之，余孝頃一族疑卽新吳之溪人也。且據陳書侯瑱，周文育，周迪前後敗孝頃皆以智取而非力爭。瑱兵甚强盛，其圍新吳城柵，自夏及冬弗能克，長圍守之，卒潰而歸，則『拳捷善鬬』之稱不僅始與之溪人爲然矣。陳書二高祖紀：

『永定二年以安成（安福）所部廣興六洞置安樂郡』。安福在宜春東南，所謂廣興六洞者豈亦溪洞乎？

E 獠與山越

魏書一百一獠傳：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別。……自桓溫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此外關於獠人之記載有：

『［宋明帝時］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獠蠻懷之』。（梁書五三孫謙傳）

『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制。 顯達……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 （南齊書二六陳顯達傳）知獠人東起荆州西界，而蔓延于益州。 侯景亂後梁益入於西魏，今更以周書考之，略可見獠人在梁益二州分佈之廣。 周書二十八陸騰傳：

『魏恭帝三年〔梁敬帝太平元年〕陵州〔宋益州犍爲郡地，今仁壽縣北〕木籠獠恃險蠭擾，每行抄劫。 詔騰討之。…… 斬首一萬級，俘獲五千人。…… 保定二年〔陳天嘉三年〕資州〔宋犍爲郡資中縣地，今資陽縣〕……蠻獠兵及所在蜂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 騰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 是年鉄山獠鈔斷內江路，使驛不通。 騰乃進軍討之，……俘獲三千人，招納降附者三萬戶』。 又獠傳：

『天和三年〔陳光大二年〕梁州〔宋梁州，治今南鄭〕恆稜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 遂相率來降。…… 後隊文表爲蓬州〔治安固，蓋宋梁州南宕渠郡地，今四川營山東北〕刺史，又大得獠和』。 此外寧州交州之土著十九係未開化者，載籍多未能詳其區別，概以蠻獠字樣目之。 如梁書四六徐文盛傳稱其大同末爲寧州刺史，『夷獠感之』。 南齊書四一張融傳『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是其例也。

述南朝境內各種人之分佈竟，有一事當附著者，楊州境內之山越是。 自孫吳立國江南，致力於山越之征剿，蓋猶未能盡殲絕之，惟爲數既少，在宋以後之活動殊不重要。 陳書三世祖紀：

『以功授……會稽太守，山越深險，皆不賓附，世祖分命討擊，悉平之』。 係梁末事。 宋書六七謝靈運傳：

『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誘驚駭，謂爲山賊』。 梁書三武帝紀：

『中大通二年山賊聚結，寇會稽郡所部縣，九月假昭武將軍湛海珍節以討之』。 所謂山賊，疑皆是山越也。

第二節　南朝政府之政策——對特殊分子

今從對特殊分子與一般分子兩方面觀察南朝政府對待各種人之政策，特殊分子中復分政治社會兩項推論之。　孫吳以來，江南文化所被稍廣，三吳人士之政事文學俱有可觀，而中原人猶以化外視之。　晉武雖成統一之功，於南士罕加擢引。　晉元渡江立國，中原仕族十九隨之俱南，　託身其地自不得不倚重其人，　此王導所以政從寬簡，以悅吳人爲務，雖非心願，亦不得不援『南士之秀』于廟堂，共執國政，以消弭異同。　王茂弘之爲『江左夷吾』，端在於此。　（陳寅恪先生說）陶侃亦南人，而東晉初擁重兵，居大鎭，有舉足輕重之勢，故王敦等於侃尤加意誘納。　其後敦忌侃功，而卒不敢加害者，以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慮侃死激南人致變耳。　迨南渡將近百年，僑人勢力漸鞏固，桓溫劉裕又相繼立功，威聲大振，於是僑人乃不復以南人爲意。　劉裕之敢於篡晉者，不惟以北伐功績能滿足僑人心理，當時僑人實已不甚有返中原之意，裕用武力樹政權，　南人震懾而無能爲也。　宋齊梁三朝皇室俱僑人，宋齊有一貫之政策：僑人握政權，摒南人於政治勢力以外。　當時南人重用者絕少，僑人大臣之成見牢不可破，雖帝王於南人偶有偏愛，亦無以屈之。　然渡江已百餘年，僑人雖益自標置，不自覺中亦受南人影響。　同爲北來，晚渡則被目荒傖，亦在摒斥之列。　梁武帝時南北區別漸泯，不惟南人日以興起，荒傖亦復進用。　陳霸先以吳興人久鎭南服，立功交廣，故陳世吳人勢力取僑人而代之，三吳以外之南方土著亦嶄然露頭角矣！　然此祇就政治上活躍而言，無與社會上地位。　僑姓甲族始終得保持其優崇之位置，南方文化低下之土著固無論，卽朱，張，顧，陸，亦終不能與爭。　斯亙四代而不易之現象，亦僑人政策之成功者也。　此其大略，請更申論之。

甲　政治方面

A　宋齊

今先就中央官吏之重要者及諸州刺史統計歷代之任人，以見南北之消長。　凡一人同時兼任兩職或三職者，以兩或三人計，　前後再任一職者以一人計。　宋，齊，梁，陳設官大抵相沿，三省長官權限區分不如後世之嚴，其輕重亦每因人而異。　然大較最握重權，名實咸在者，尚書令及左右僕射也。　中書監令之官晉中朝承曹魏之

舊，竝筦機密爲要職，南渡而後其權漸替。 梁陳時中書舍人用事，監令則自宋以來往往祇爲重臣加官而已。 宋書禮志五引傅暘故事，『尚書令軺車黑耳後戶，僕射但後戶無耳，中書監令如僕射』。 似晉制中書監令原在尚書令下，宋志同爲第三品。然晉末袁湛以吳興太守入補中書令，出爲吳國內史，又轉尚書右僕射。 宋世傅亮何尚之皆自中書監令轉尚書令，王延之自中書令遷僕射，王球自中書令遷吏部尚書。臨川王義慶本加尚書左僕射，其後固求解，乃許之，加中書令。 張緒已爲中書令，齊高帝欲用爲僕射，而王儉不可。 齊世安成王嵩以中書令遷散騎常侍，又爲令，再遷祠部尚書。 江祏自中書令遷僕射。 梁世如王騫蔡撙皆以中書令出爲太守，自中書監令爲令僕者比比，皆足見其選之輕矣。 侍中掌殿內門下衆事，直事左右，應對獻替，無實權而有清望，與中書監令皆以名高爲貴者。 六尚書中吏部最爲機要，有『大尚書』之稱。 宋孝武嫌其權重，且置兩人以分其權。 （南史卅何尚之傳爲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至數百人，其父聞之笑曰：此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 郎猶如此，尚書可知）。 領護資重者爲領軍護軍將軍，資輕者爲中領軍中護軍。 管天下兵要，足與選部相媲。 （梁書四三韋粲傳粲常留宿衛，擅權誕倨。朱異嘗厲聲折之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 故中央官就尚書令（附錄尚書事），僕射（或置左右，或止一人，今併爲一項。） 中書監（附令），侍中，吏部尚書，領護（併爲一項）等統計之，籍貫不詳者缺焉。 宗室諸王仕官固不問南北，故于人數下更注明其中有諸王若干人，以備參考。

1. 尚書令括號內爲宗室諸王數目，下同。

朝　代	宋	齊	梁	陳
北　人	14 (5)	11 (3)	8 (2)	1
南　人	1	0	3	1 (宗室)

2. 僕射

朝　代	宋〔註1〕	齊	梁	陳
北　人	30 (2)	15 (2)	16	12
南　人	1	1	6	5 (2)

3. 中書監令

朝　代	宋	齊	梁	陳
北　人	22 (7)	20 (13)	18 (5)	7
南　人	2	2	4	6 (2)

4. 侍中

朝　代	宋〔註2〕	齊	梁	陳
北　人	62 (4)	31 (10)	49 (8)	11
南　人	21	8	10	19 (15)

5. 吏部尚書

朝　代	宋	齊	梁	陳
北　人	22	10	24	9
南　人	6	4	3	5

6. 領護

朝　代	宋	齊	梁〔註3〕	陳
北　人	42 (8)	27 (12)	33 (12)	5
南　人	6	5	7	17 (6)

〔註1〕宋書文帝紀十八年十一月以孟顗爲尚書僕射，廿二年七月改左，廿三年正月去職。顗宋書無傳，六六何尚之傳：『孟顗字彥重，本昌安人，兄昶貴盛』。錢大昕據武帝紀平昌孟昶，昶族弟懷玉傳平昌安邱人及南史謝靈運傳附見顗事，亦云平昌安邱人之文，謂尚之傳『本』爲『平』之誤，安下又脫邱字，是也。故今列顗於北人。

〔註2〕永初末元嘉初有侍中程道惠，宋書南史俱無傳，據南齊書卅七胡諧之傳知是江州人。

〔註3〕大寶承聖之際尹悅陸法和相繼以湘東王命爲護軍將軍，尹悅未詳，法和北齊書卅二有傳，亦稱不知何許人。

漢置刺史以六條察郡守，本非地方行政長官。 東晉以來刺史已成一州長吏，兼綰軍民。 非要州則單爲刺史，不置軍府，無都督等號。 （宋志刺史領兵者四品，不領兵者五品。） 揚州根本，畿甸所在，最爲重任。 荆州居上游， 地廣兵强，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 （宋書五一臨川王義慶傳）雍州邊虜，軍事上之重要與荆州等，元嘉末文帝欲大舉北討，乃罷江州軍府， 文武悉配雍州， 湘州入台稅租雜物悉給襄陽。 （宋書七九竟陵王誕傳）此外諸州軍府罷置不常，然國家財政端賴地方賦稅，不立軍府之州，經濟上之重要固不少減。 沈約謂『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 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 （宋書五四孔季恭等傳論）齊竟陵王子良上書稱『三吳奧區，地惟河輔。 百度（宋本作度，官本誤而。） 所資， 罕不自出。 （南齊書四十本傳）陳書二三沈君理傳亦言『是時［陳初］兵革未甯，百姓荒弊， 軍國之用咸資東境』。 揚州之富盛亙四代未變， 不煩覼縷。 然約又云：『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斯有未諦，如江，湘，廣諸州亦未嘗不關係國家財富也。 宋書七四臧質傳言質不咨稟朝廷，『盆口鈎圻米輒散用之，台符屢加檢詰』。 水經贛水注『贛水又歷釣圻邸閣下』。 子注『度支校尉詔，太尉陶侃移置此也。 舊夏月邸閣前洲沒去浦遠。 景平元年校尉豫章［疑有誤］因運出［全疑米字］之力於渚次聚石爲洲，長六十餘丈，洲裏可容數十舫』。 通鑑一二八胡注：『湓口米荆，湘，郢三州之運所積也；鈎圻米南江之運所積也』。 蓋諸州產米以盆口鈎圻爲屯集之地，不屬當州倉儲，故臧質擅用構罪。 （宋本宋書亦作鈎圻。 楊氏宋州郡圖南昌之北，贛水東岸有地曰『釣圻米』，从水經注作釣圻，而誤米爲地名。） 梁書二十陳伯之傳伯之爲江州，謀叛梁朝，謂府州佐吏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 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粮速下』。 又謂『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 多發丁力，益運資粮。 然後席卷北向，以撲飢疲之衆』。 陳書三十華皎傳皎爲湘州，『湘川地多所出，所得並入朝廷，粮運竹木運輸甚衆』。 宋後廢帝元徽元年詔亦稱『往屬戎難，務先軍實，徵課之宜，或乖昔準。 湘江二州粮運偏積』。 （宋書九本紀）蓋東土地狹民稠， 仰給上流之粮食。 宋書八四孔覬傳覬弟道存爲江夏內史，值東土大旱， 都邑米貴， 一斗（李慈銘謂升字之訛）將百錢。 道存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 覬令載還， 吏曰： 『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

者』！ 足與江湘二州粮運相埒者， 廣州商舶所入也。 南齊書三二王琨傳稱『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 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 琨無所取納，表獻俸祿之半』。 南史五一蕭勵傳稱『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 及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 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 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需相繼不絕。 武帝嘆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

萬斯同歷代史表吳廷燮歷代方鎭年表皆表宋齊方伯，吳書於萬書頗有增補，然亦不免奪漏。 今參考二書；統計宋齊州刺史中之北人與南人。 梁陳置州猥多，地或不敵前代一郡，刺史權限自不能與宋齊同日語，拜罷史書亦多不載。 故萬氏未表，吳氏止擇梁大州十九陳大州十四爲之表，今亦只就吳書統計之。 梁陳之際又有所謂以刺史資爲某官者，如黃法𣰰梁元帝授交州刺史資領新淦縣令，（陳書十一本傳）徐世譜除衡州刺史資鎭（當從南史六七作領）河東太守，（仝十三本傳）陳擬紹泰二年除雍州刺史資監南徐州（仝十五本傳。） 陳詳以青州刺史資爲廣梁太守，（仝十五本傳），華皎天嘉三年除新州刺史資監江州，（仝二十本傳），熊曇朗紹泰二年桂州刺史資領豐城令。 （仝卅五本傳）吳氏雖未之及，然本係虛號，非眞除，故不計。梁陳地方區畫既與宋齊相差甚多，刺史之任免又多不可考，不能州別爲表，有當分別說明者，下文詳之。

7. 刺史

朝　代	宋	齊	梁	陳
北　人	337 (110)	171 (64)	319 (112)	13
南　人	44	29	21	201 (57)

本文所稱南朝疆境，大抵以淮沔爲界，而未可拘泥。 雍州北界諸郡如南陽，新野，順陽等，宋，齊，梁雖或入北，而屬南朝版圖爲久。 諸郡人雖皆土著，僑人固視爲同氣，如南陽之宗氏，新野之庾氏，順陽之范氏（晉書九十范晷傳南陽順陽人，太平御覽二六四引臧榮緒晉書同。 據宋志魏分南陽郡立南鄉郡，晉武更名順陽，成帝咸康四年復立南鄉，後復舊。 晷惠帝元康中卒，傳應稱武帝所更名之順陽。 水

經丹水篇注：『晉順陽太守丁穆碑，郡民范甯立之』。 甯簡文孝武時人，又稱順陽，宋志所言復舊當在簡文以前。 宋世順陽郡未嘗更名。 惟晏傳謂順陽縣人，宋書六十范泰傳則曰順陽山陰人（六九曄傳及南史皆止舉郡稱順陽人）。 宋志順陽郡所屬有順陽縣無山陰縣，當有誤。 梁書十三范雲傳四八范縝傳並云南鄉舞陰人，似梁又改順陽郡爲南鄉郡，然舞陰之云又與晉書晏傳之順陽縣不合。 錢大昕疑泰傳之山陰乃舞陰之誤，然宋志舞陰屬南陽，不屬順陽也。 梁書二六范岫傳四九到沆傳劉昭傳俱稱南鄉范雲，二七殷鈞傳稱南郡范雲，郡乃鄉字之誤。 如梁改順陽爲南鄉，則范氏應是南鄉郡順陽縣人，乃稱舞陰縣何耶？ 南齊書三五張敬兒傳：『南陽冠軍人，王玄謨爲雍州，土斷敬兒家屬舞陰』。 宋世冠軍舞陰同屬南陽郡，敬兒家自冠軍縣移居舞陰縣而被土斷，竊疑范氏雲縝一支亦由順陽郡之順陽縣移居南陽郡之舞陰縣，遂土斷爲舞陰人。 惟猶有不可解者，舞陰縣在今南陽縣東宋齊皆屬南陽郡；順陽縣在今淅川縣南，屬順陽郡。 梁雖改順陽郡之名爲南鄉，似不得兼統南鄉郡之舞陰縣，終未詳也。 又案魏書七上高祖太和廿二年紀：『鸞……南鄉太守席謙相尋遁走』。通鑑一四一同。 似齊世已改順陽爲南鄉。 然南齊書州郡志雍州下仍作順陽。 南齊書六明帝永泰元年紀只言『沔北諸郡爲虜所侵，相繼敗沒』。 二六陳顯達傳五一崔慧景傳皆止泛言沔北五郡陷沒，而五七魏虜傳則作『順陽太守席謙』，與州郡志合，是齊世仍名順陽郡也。 蓋魏人偶用魏，晉，南鄉舊稱，通鑑誤因魏書之文。 胡注舉沔北五郡言南鄉而不曰順陽，亦誤。 至於此郡在魏，亦名順陽，而不稱南鄉。 魏書地形志下荆州順陽郡，及七六張烈傳『蕭寶卷將陳顯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遂勅除烈陵江將軍順陽太守』。 皆魏亦因齊舊名之證）。 其地位俱不亞於僑姓之在王謝以下者，淮水南之義陽亦然。 （宋朱脩之嘗爲領軍，名位素顯。 宋書七六本傳：『義興平氏人』，誤。 當從南史十六作義陽。） 故沔北諸郡人不能目爲境外之荒傖，淮南之義陽亦不能與三吳人士齊觀，視爲南方土著。 表中不稱僑人，而用北人之名，庶能兼包此數郡也。

宋尚書令十五人，僕射三十一人中，南人各得一。 中書監令二十四人中，南人得其二。 齊尚書令十一人中無南人，僕射十六人中南得其一，中書監令二十二人中

南得其二。 皆北人占絕大優勢。 齊高重張緒，欲以爲右僕射，王儉謂南士由來少居此職， 江左之用顧玩陸和爲衰政。 （南齊書三三張緒傳）梁書二一張充傳作儉言：『東士比無所執，緒諸子又多薄行』。 或傳建元中朝臣嘗以張岱擬右僕射，褚淵謂爲過優，遂不拜。 （仝上）同是南人，猶以江北爲先，以上所舉宋世居要任之四南人，咸出廬江何氏，齊世三南人中， 何氏亦居其一。 餘二人爲吳興之沈文季（僕射）吳郡之張緒（中書令），文季以武功，緒以文采，皆僅有者，然緒終不得僕射， 文季爲僕射亦不免於王晏之戲也。 （南齊書四四本傳）侍中吏部諸職南人稍多，江南人爲之者亦夥，宋侍中南人二十一，廬江何氏得其六，吳郡張氏五，吳興沈氏四；齊侍中南人八， 何得三，張沈各得二。 此外諸官南人中之分配亦大抵何，張，沈三姓爲多。 南齊書三七胡諧之傳：

『上［齊武帝］欲遷諧之，嘗從容謂諧之曰：「江州有幾侍中邪」？ 諧之答曰：「近世惟有程道惠一人而已」。 上曰：「當令有二」。 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爲太子中庶子領左衞率』。 他州更等而下之矣。

宋刺史中南人約當北人百分之一•一五，齊則南人約當北人百分之一•四五。然宋齊方鎭往往用宗室爲之，庶姓作楊州者目爲特例，宋楊州刺史十七人中宗室十二人，齊八人中宗室占其七，皆無南人。 宋高祖以荆州上流形勝， 地廣兵强， 詔諸子次第居之。 （宋書六八南郡王義宣傳）臨川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據荆州。（宋書五一本傳）宋荆州刺史北人十六，宗室得十三，南人惟沈攸之一人；齊十四人中宗室得十三，無南人。 宋高祖又遺詔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 （宋書七八劉延孫傳）故宋南徐州刺史十七人中，宗室占十三人，亦無南士。 惟湘，郢，交，廣南服諸州南人較多。

南渡之初，吳人目北來者爲荒傖，如陸玩言幾爲傖鬼，焉耆稱殺我者諸傖。 迄齊時吳人猶習用此稱，如丘靈鞠稱『顧榮忽引諸傖渡』。 （南齊書五二本傳）然晉宋之際以後，在南之僑人漸同化於江南土著，亦隨而目宋以後南渡北人爲荒傖焉。南史九陳高祖紀：『自晉宋以後經絓在魏江淮以北，南人皆謂爲虜衆』。 宋書六五杜驥傳：

『曾祖耽避難河西，……苻堅平涼州， 父祖始還關中。 兄坦……高祖征長

安，席卷隨從南還。……　晚渡北人朝廷常以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爲清塗所隔。　坦以此慨然，嘗與太祖言及。……　臣本中華高族，亡曾祖晉氏喪亂，播遷涼土。　世葉相承，不殞其舊。　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傖賜隔。……　上嘿然』。　知坦言得實情，文帝亦無以革除此種習慣。　王玄謨太原祁人，宋武帝臨徐州時南歸，孝武目爲老傖。（宋書六七本傳）宋明帝時淮西人賈元友上書，劉愔亦謂爲荒傖遠人。（宋書八六劉愔傳）其地位並吳人之不若，王玄謨，柳元景，垣護之苟非立軍功，皆無由致高位，南史五十明山賓傳：

『明氏南渡雖晚，幷有名位，自宋至梁爲刺史者六人』，蓋言其例外，然爲刺史則可，以上所舉中朝六官，晚渡北人不過一二見而已。

宋齊時僑人政府根基已固，無所懼於吳人，而三吳人才亦復不少。　政事之美者如宋之孔季恭，孔琳之，沈演之，顧覬之，陸徽，齊之虞玩之，虞愿，沈憲，孔琇之等固無論，博學有文采如陸澄，張融之比亦往往有焉。　當時僑姓甲族所貴尚者，風範儀態趨走應對也，南士高門亦不下於王謝，如張緒者袁粲稱其有正始遺風，王儉且謂『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南史三一緒傳，宋書本傳文有訛誤。）　史言張敷風韻甚高，好讀玄書，兼屬文論，少有盛名。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張氏後進至今慕之。（宋書六二本傳）顏延之聞張鏡與客語，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復酣叫。（南齊書三二張岱傳。）　又如張暢聲名遠聞魏國，不唯『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宋書五九本傳），臨危處變亦有才幹。　元凶弒文帝，南譙王義宣舉兵，『暢爲元佐，居僚首。　哀容俯仰，儕映當時。　舉哀畢，改服著黃韋袴褶，出射堂簡人，　音姿容止莫不矚目，　見之者皆願爲盡命』。（全上）然終不能居權要，以王儉之贊揚張緒如彼，卒謂南士由來少居僕射，靳而不與。沈昭略爲齊高帝所賞，謂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　儉曰：『臣已有擬，奏轉前軍將軍』。　帝不欲違，一可其奏。（南齊書四四沈文季傳。）　此其故何邪？　狃於傳統之政策與心理，以爲吳人要不足與僑人並立也。　大抵當時對僑人所求者寬，於南士則責望綦嚴，梁袁昂古今書評稱：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爽爽有一種風氣』。（太平御覽七四八

藝工部五引）雖是喻言，頗足代表僑人自視之態度。僑人自尊心理之所以養成，與吳人之甘於卑下者，其故亦可得而言，請以語音一事明之。語言音聲因地而異，本無優劣之別，然僑人必謂中原語音爲上，通儒如顏之推，猶謂：

『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家訓音詞篇）之推生南朝末年，長養於吳越之鄉，（僑臨沂縣在丹陽郡江乘縣。）自顏含隨晉元過江，已下七葉葬在建業幕府山西。家訓終制篇猶諄諄以其父母旅葬江陵，未還建業舊山，遭梁室喪亂，絕於還望爲念。是如之推者固與江南之關係深且巨，與中原關係淺，然對吳越語音猶有偏惡，則之推以前宋齊僑人士大夫之自尊與鄙視吳人心理從可知也。南渡之北人十九係高門，江南士著雖有朱，張，顧，陸，迥不逮僑姓甲族之多。同爲高門，僑姓復在吳姓之上，如南史八十侯景傳：

『又請娶於王謝，〔梁武〕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是梁世猶然。以少數之吳姓士大夫周旋於多數之僑姓士大夫之間，政治上與社會上地位俱在其下，勢不得不草上之風，隨僑人爲轉移。宋書八一顧琛傳：

『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南齊書二六王敬則傳：

『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周悉』。知宋齊南士貴達者多棄其吳語，易言之，卽求貴達必先與僑人士大夫同流一氣，雖語音末節，亦相模仿。此風自東晉已然，晉書七九謝安傳及世說雅量篇皆言安能爲洛下書生咏，而世說輕詆篇『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咏』，足見南人靡然向風，愷之不作洛生咏乃爲例外。由是益促長僑人自高之心，而吳人在政治上終不獲逞。南方土著揚南徐二州以外，他州人貴盛者更少，自宋齊兩史所載計之，宋書惟有胡藩，鄧琬，雷次宗，（皆豫章南昌人）杜慧度，（交阯朱戴人）龔穎（益州遂寧郡人）。南齊書有胡諧之，（豫章南昌人）李珪之（江夏鍾武人）未必諸州人才之少，在朝者拒人於千里外，不加援引耳。（宋孝武大明二年（紀志皆作二年，謝莊傳作三年下詔云云，疑誤。）置二吏部尚書，後還置一。據宋書八四孔覬傳八五謝莊傳，孝武之意在減選部威權。蓋『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孝建元年既省

錄尚書事，選舉之要專由吏部，其權更重，故分置二人。 併二爲一不詳在何時，然百官志載大明末復置錄尚書，竊疑吏部尚書復併爲一竟在大明八年五月，孝武崩後，前廢帝卽位，江夏王義恭復爲錄尚書時也。 前廢帝紀稱『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吏部之改當卽其一。 惟二吏部尚書之職掌是否有別，其別焉在，百官志及通典等俱所未詳。 謝莊傳載詔文『吏部尚書可依郎分置，並詳省閑曹』。 別詔江夏王義恭亦云：『唯有從郎分置』。 吏部領吏部删定三公比部四曹，曹有郎，『依郎分置』者，疑是一尚書領兩曹也。 然宋書七六王玄謨傳罷雍州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 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 據禮志孝武建明堂在大明五年，吏部已分爲二。 謝莊傳所載詔亦云：『今南北多士，勳勤彌積，物惜善否，實繫斯任。 官人之詠，惟聖克允，則哲之美，堯帝所難』。 似吏部兩尚書職掌之分不僅分領四曹，且有南北之別，『領北選』者，蓋專司僑人之進用乎？ 南齊書一高帝紀：『明帝崩，遺詔爲左衞將軍領衞尉。…… 又別領東北選事』。 南史通鑑俱無此語，東北選事或指青，冀，徐，兗諸州人而言？ 然其時吏部尚書已祇一人。 六朝言領選事者卽領吏部尚書，參掌選事始是以他官參與其事，『領東北選事』不可解。 要之，宋時用人不惟政策上區別南北，組織上亦似有別。 惜載籍可考者只此兩條，未敢確鑿言之耳。）

B 梁

梁武帝時政策一變，吳人與傖荒咸得進用，由前所列表略可見中央官南人比例之增加。 然刺史南人僅得北人百分之〇·六强，反不逮宋齊者，原因有二：梁世州多而刺史拜罷可考者少，此其一；其可知者又每不詳籍貫，此其二。 惟自姓氏推測，不詳籍貫者十九非北人，可以斷言， 疑皆南方寒門， 故末可據表謂梁代刺史南不逮北。 中央官之用南士表亦未足以盡之，梁武進用南人乃在所列六官以外之中書舍人也。 梁書武帝紀載齊末上表陳：

『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 是非反對門閥制度下之政治者，然表中又云：

『設官分職惟才是務。 若八元立年居皂隸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家無意爲善，布衣之士肆心爲惡，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

其意已與前代全憑門第用人之政策異。 卽位之後，又屢有求材之詔，天監七年二月庚午詔於州郡縣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荐。 其職似與中正相重複，實則以中正所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仕族』，故更立官徧搜求也。 八年五月又詔：

『雖復牛監羊肆，寒品後門，竝隨才試吏，勿有遺隔』。 其時大臣亦能承順風旨，如張纘大同二年爲吏部尚書， 後門寒素有一介皆見引拔， 不爲貴要屈意。 （梁書三四本傳）

自宋以來中書通事舍人已頗任寒門， 宋文帝時之秋當，周糾， 孝武帝時之戴法興，戴明寶，蔡閑，明帝時之李道兒，王道隆，後廢帝時之楊運長，阮佃夫，齊武帝時之劉係宗，茹法亮，呂文顯，莫非南土寒士。 齊明帝嘗謂：『學士不堪治國，惟大讀書耳，一劉係宗足持此輩五百人』。 其取寒門者以此。 梁書二六傅昭傳：

『齊明帝卽位，引爲中書通事舍人， 時居此職者皆勢傾天下， 昭獨廉靜無所干與』。 南史七七恩倖傳：

『四方守宰餉遺，一年咸數百萬，舍人茹法亮于衆中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一戶內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 則宋齊世中書舍人已有擅權貨殖者，然皆值昏主亂世耳。 秋當（諸本秋狄錯出，案廣韵秋字下云又姓，宋中書舍人秋當。 通鑑亦作秋，似作秋爲是。） 周糾詣張敷，敷卽移床遠客。 （宋書敷傳）蔡興宗傳又載當詣王量首不敢坐。 齊武帝嘗嘆人何必計門戶，紀僧眞常貴人所不及。 （南齊書五六本傳）逮僧眞告帝卽時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乃答以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此意。 （南史三六斆傳）知此輩雖任中書舍人，猶不能與士大夫之令僕比，人主遇之亦不稍假借。 梁武時則不然。 隋書百官志：

『中書省通事舍人舊入直閤內，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不限資地。 多以他官兼領，其後除通事，直曰中書舍人』。 顏氏家訓涉務篇：

『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爲令僕以下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 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 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 所以多處於清高，蓋護其短也。 至於台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 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

也。 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 此亦眼不能見其睫耳』。 所舉理由可與齊明帝之言竝觀，當否姑不論，然梁武喜用寒門之練達者，固確乎不易之事實。 梁書三七何敬容傳：

『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爲世所嗤鄙』。 蓋梁世高門士大夫之不涉世務遠甚於前代，（詳見顏氏家訓涉務篇）令僕雖甲族素望而權小，梁武用寒人爲中書舍人，位卑而權大，有若眞宰相，與前代中書舍人之專伺帝王喜怒，以貨利爲先者大相逕庭矣。 帝王欲引進寒人爲親信自難求之於畿甸以外，揚州僑人本不多(1.5 %)，南徐州幾占其半(53.63 %)數不爲少，然僑人中高門甲族本多于凡庶，建康附近之僑民尤爾。 如揚州之淮南郡，南徐州之南東海，南琅琊，南蘭陵，南彭城，南清河，南高平，南平昌，南魯諸郡，無一非活躍於南朝史上之僑姓大族麕集之地，於是士著寒門得進之機緣自較僑姓寒人爲多，如宋書恩倖傳南齊書倖臣傳所載十六人中，除宋于天寶先世胡人外，十五人皆出於丹陽，會稽，吳興諸郡，其明證也。故梁武非有所好於吳人，其拔擢寒門之政策自然招致此結果而已。 梁武世吳人威權最重者莫若朱異，歷官至侍中，皆兼中書舍人。 史言其自周捨卒後代掌機謀，居權要三十餘年。 方鎭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竝兼掌之。 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詢詳斷塡委於前，異屬詞落紙，覽事下議，從橫敏贍，不暫停筆。 （梁書三八本傳）輕傲朝賢，不避貴戚。 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是以先之』。 （南史六二本傳）然異位止於侍中，歿後或啓異平生願得僕射，梁武乃破例爲贈。 南史六一陳慶之傳：『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 所謂達蓋指名位而言，慶之與藥皆至方鎭，於外官爲極，然中朝固有位不顯而握重權如異者在。 中書舍人而外，南土高門亦有登顯位者，如梁書三十三張率傳：

『遷秘書丞，高祖曰：「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冑望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足爲卿譽」。 其恩遇如此』。 劉孝綽傳高祖謂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秘書丞，是梁時此職至貴也。 魏正光孝昌以後六鎭叛亂，分爲東西，北方極不安定。 北齊書二四杜弼傳：

『高祖曰：……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 我若急作法網，不加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

奔蕭衍』。 當時北人慕梁室承平，南渡者多，武帝亦隨才敍用，無所歧視。 梁世大臣中宋以後其家始南渡者如夏侯詳官至右僕射兼侍中，二子亶夔皆有名位。 詳譙郡人，齊明帝時入南，故武帝猶戲亶爲傖人也。 （梁書十詳傳，又二八亶傳。） 韋叡京兆杜陵人，祖玄避吏隱於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徵之不應。 伯父祖征宋末爲光祿勳。 （梁書十二本傳）是韋氏宋末始南渡，然叡歷官丹楊尹中護軍侍中，與子放，正，稜，黯，孫粲及族弟憂，皆梁室重臣，不僅以戰功顯。 明山賓平原鬲人。 父僧紹隱長廣郡嶗山，淮北沒虜， 始南渡江。 （南齊書五四本傳）梁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膺其選，爲昭明太子所重。 陰子春武威姑臧人，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高祖南遷，家於南平。 （梁書四六本傳）累官刺史， 入朝爲侍中。 劉峻平原平原人，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入桑乾， 齊永明中得還。 齊世求爲竟陵王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不許，梁世乃得進用。 （梁書五十本傳）其在梁時南來者，武臣如元法僧，元樹，元願達，王神念，楊華，羊鴉仁，胡僧祐，徐文盛，周鐵虎，文士有崔靈恩，盧廣，孫詳，蔣顯，宋懷方，皆天監普通間南渡，而神念子僧辯與羊侃尤傖人中之最見重用，關係梁室興亡者焉。 （周鐵虎見陳書十本傳，宋懷方見陳書三三戚袞傳，餘俱見梁書本傳。）

C 陳

據前表所列，陳朝南人比例大增，中央官如侍中領護皆勝北人，刺史則北人不過當南人百分之〇•六強，尤爲顯著，然其餘諸官仍北多於南者，囿於二百年來之門閥制度，不得不取高門任令僕之職，以伴食作點綴。 侍中十九人中，宗室諸王占其十五，尙不足示南人譽用之盛。 領護十七人除諸王猶存十一人，誠至可注意。 試窺此十一人之地域的分佈， 則孫瑒吳郡吳人， 杜稜吳郡錢唐人，章昭達，章大寀，沈欽，沈恪皆吳興武康人，程靈洗新安海寧人，吳明徹秦郡人，任忠汝陰人，徐度安陸人，徐世譜巴東魚復人。 分佈之廣與前代迥異，其中舊族亦唯吳興沈氏錢唐杜氏而已。 此特陳氏用人普徧之一斑耳，今更從表以外推闡之。

陳霸先本南土寒素，其稱太丘後裔自不可信。 梁書四六杜龕傳謂龕以霸先既罪貴素，兵又猥雜，都不以之經心。 且觀其出身曾任里司油庫吏傳教等，可以想見其門戶。 以南土卑微，一旦爲帝王，於僑姓高門固難驟除去之，且自梁以來政權久入

南人手，王謝僅成傀儡，無待摧拉，惟吸引鄉里以爲羽翼則陳高祖先務之急也。陳朝所用以三吳一帶人爲多，此讀陳書自見，無待羅列，茲止舉數事足以窺陳高之用心者。陳書十二沈恪傳：

『吳興武康人也。…… 高祖與仝郡，情好甚暱』。又胡穎傳：

『吳興東遷人也。…… 出番禺，仍自結高祖，高祖與其同郡，接遇甚隆』。

又十八沈衆傳：

『吳興武康人也。…… 高祖受命，遷中書令中正如故。高祖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優渥，超於時輩』。又三三沈文阿傳：

『吳興武康人也。…… 高祖以文阿州里，表爲原鄉令監江陰郡』。大抵未卽位前所擢引也。世祖所信用之韓子高（會稽山陰人），華皎（晉陵暨陽人），皆南土寒人，此外如韋昭達，沈君理，駱牙亦莫非高祖叔姪之鄉里故舊。高宗時僕射徐陵抗表讓位於張種曰：『東南貴秀，朝廷親賢。克壯共猷，宜居左執』。（陳書二一種傳）二六陵傳亦載陵讓種事謂『張種帝鄉賢戚』。陵東海郯人，僑姓高胄，種亦吳中甲族，與王儉張緒事比觀，則僑人吳人政治上地位之進退可知矣！

陳高祖初年北逼强齊，以江爲塹；西有北周後梁；南則蕭勃據嶺表，豫章之熊氏，臨川之周氏，晉安之陳氏所在蟠據；東道自侯景亂梁訖未恢復，王僧辯誅後，杜龕，韋載以吳興，義興叛，任約，徐嗣徽復數引齊人渡江襲建康。而擁强兵不應命如王琳，留異，余孝頃者又比比也。版圖小於孫吳，而危難遠過孫氏。宋，齊，梁作家門時雖有司馬休之袁粲輩起兵，皆頃刻卽定，陳雖受禪于梁，敬帝所得而讓者一空名耳，陳高祖固猶漢高光武之滅羣雄而得天下，與宋，齊，梁之唾手移人家國者迥不侔也。故陳高祖於將帥之才最所措意，叛而復降窮蹙來歸者無不收撫而善用之，其中又以三吳以外之南方土著爲多，請申論其故。

吳人不善戰自南朝初年已然，宋高祖討孫恩，海鹽令鮑陋請以吳兵一千爲前驅，高祖曰：『吳人不習戰』。（宋書一高祖紀）袁淑謂『南人怯懦，豈辦作賊』？（宋書八一顧覬之傳）梁書二一蔡撙傳載賊寇吳興，『東道不習兵革，吏民恇擾奔散，竝請撙避之』。大抵吳人不能戰之原因有二：東晉以來士大夫惟以談義爲事，

不習武備。（如顏氏家訓雜藝篇稱河北文士率曉兵射，江南冠冕儒生多不之習，不能防禦寇難。）『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戰陣之急』。（家訓涉務篇）在下者亦靡然向風，如宋書七六宗慤傳稱『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爲業。慤獨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重』。加以揚州最爲南土膏腴之地，文化愈高，財富愈盛，其人亦愈怠於武事，此其一。劉敬宣討孫恩，以騎趣其後，『吳賊畏馬』，遂大敗。敬宣又將鮮卑虎班突騎征盧循，循衆見而畏之。（俱見宋書四七劉敬宣傳）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將北討，沈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爲日已久』。（宋書七七本傳）蓋無論南北，馬皆戰爭所不可少，而江南不產馬。元嘉二十八年魏人歸後求互市，顏峻謂互市之利在得馬，然裁不十百，莫償所失。（宋書七五本傳）孝武帝初周朗上言教勵民間養馬，（宋書八二本傳）孝建三年遂制荊徐等七州統內家有馬一疋者蠲復一丁。（宋書六本紀）齊梁以後此制不聞，梁世士大夫乘馬者視爲放達，畏之如虎。（家訓涉務篇）馬少故不易爭勝，因馬少而又不服習，至於畏懼，此吳人不善戰之第二因也。惟蔡興宗說沈慶之起兵曰：『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宋書五七興宗傳）乃故爲悚動之詞，未易可信。

宋，齊，梁南人立功名者有沈慶之，陳顯達，王敬則，陳慶之等，然皆偶出之人才，國家所恃將帥之臣每在雍州。雍州邊虜，且多蠻左，雖屬南朝版圖，其風習實與北方爲近。南齊書二五張敬兒傳：

『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梁書九曹景宗傳：

『我昔鄉里（新野）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麏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宋，齊，梁將帥如宗慤，宗越，蔡那，劉胡，張敬兒，宗夬，劉坦，樂藹，南陽人；曹欣之，武念，曹景宗，新野人；倪長生，馮道根，廣平人；張惠紹，義陽人；馬仙琕，扶風人；張齊，馮翊人；康絢，華山人，莫不出於雍州。宋書七六王玄謨傳：稱玄謨『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中兵將［當從南史十六本傳作參］軍領汝陰太守。時虜攻陷滑台，執朱脩之以歸。玄謨上疏曰：…… 臣請以西陽之魯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爲兩道，（案南鄉今河南淅川縣南，宋屬順陽郡，不屬襄陽。西陽郡今湖北黃岡縣地，元嘉時屬南豫州，孝建元年立郢州，始改

隸，所領無魯陽。 魯陽今河南魯山縣。 漢曰魯陽，北魏曰北山，（地形志作山北，從水經汝水注元和志改。） 太和十一年於其地置鎮。 北魏在魯陽之建置載籍可考者，以此爲最早。 元嘉中（魏太武時）其地尙屬南朝。 宋志雍州南陽太守下：『永初郡國有比陽，魯陽，赭陽，西鄂，犨，葉，雉，博望八縣。 何志無犨，雉，徐志無比陽，魯陽，赭陽，西鄂，博望』。 據志序何承天於元嘉中受詔纂宋書，有志十五篇，則元嘉中玄謨上疏時魯陽猶在宋之版圖，大明時徐爰志始無之也。 然南屬亦不應遠隸長江北岸之西陽郡，猶南鄉之不能隸襄陽。 且魯陽南鄉兩縣並非兵馬重鎮，不應止發此兩縣甲卒。 竊疑『之』字非屬詞，疏中『以』字猶言『由』言『從』，漢書西南夷傳：『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 潛夫論遏利篇：『上以天子，下至庶人』，皆其證。 『之』猶言『至』，『以西陽之魯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爲兩道』者，猶言自西陽經魯陽爲一道，自襄陽經南鄉爲一道，東西分兩道出兵。 西陽郡蠻左最多，蓋兵亦勁悍，襄陽比邊軍事重心所在，玄謨意以西人經營牢洛，故請從此兩地出兵。 晉穆帝永和十年桓溫伐秦，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卽此路綫，足證『之』字猶言至也。 又案元嘉七年六月到彥之等北伐下河南四鎮。 十月洛陽復陷魏，十一月虎牢陷。 十二月長沙王義欣爲豫州刺史。 八年二月滑台陷。 十年正月義欣進號領軍將軍。 據傳文似玄謨於義欣進號領軍後始爲其中兵，此疏亦當上于十年正月以後。 然滑台陷於八年二月，若玄謨兩年後始上疏，則傳不應曰：『時虜攻陷滑台，執朱脩之以歸，玄謨上疏』。 與疏中云：『王途始開，隨復淪塞。…… 虎牢滑台豈惟將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 皆針對時事而言，疑此疏之上在元嘉八年滑台陷後，其時玄謨已爲義欣後軍中兵參軍，十年隨府改，史追書爲領軍中兵耳。 南史不載此疏，然亦係玄謨陳策於爲義欣鎮軍中兵時。 通鑑一二五元嘉廿六年：『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 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 帝謂侍臣曰，觀王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 蓋溫公謂玄謨陳策不止此一次，故於廿六年總言之。 不載此疏，固無礙矣）。 直趣滎澤。 征士無遠徭之思，吏士有屢休之歌。 若欲以東國之衆經營牢洛，道途旣遠，獨克實難』。 蓋亦有鑑於『東國之衆』不足恃。 梁武帝起兵時，謂諸將曰：『荆州本畏襄陽人』。（梁書一本紀）同時席闡文亦說蕭穎胄曰：『江陵素畏襄陽人』。 （梁書十蕭穎

達傳）荊，雍相去不遠，猶所畏懼，江南可知。　南朝起兵抗期廷者，十九皆據雍州，良有以也。　王玄謨，柳元景，垣護之，譚金，裴叔業，宋，齊世荒傖之僅而見用者，皆由於武功。（梁書更多，見前。）　此就將帥言，至於士卒，則雍州以外，江北淮南間人江南目爲楚子者，亦爲南朝之勁兵。　宋書八六殷孝祖傳：

『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　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縣尋又反叛，義與賊垂至延陵。　內外憂危，咸欲奔散。　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傖楚壯士，人情於是大安』。　又八三黃回傳：

『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　在江西（猶江北）與諸楚子督結，屢爲劫盜。　會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　［戴］明寶啓太宗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　又八七殷琰傳：

『［黃］回所領並淮南楚子，天下精兵。……　於陣殺［楊］仲懷，仲懷所領五百人死盡』。　南齊書四七王融傳：

『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竝有幹用』。　又五一崔慧景傳：

『慧景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傖楚善戰』。　梁景三二陳慶之傳：

『會有妖賊沙門僧强自稱爲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　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梁北徐州治鍾離）。　濟陰太守楊起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見害，使慶之討焉。　車駕幸白下臨餞，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鋒難當，卿可以策制之，不宜決戰」』。　江淮猶言江淮間。　總括以上所述：宋齊以來將帥多用雍州人，間有晚渡荒傖。（早來僑人不復能立武功，惟宋初檀道濟，到彥之等數人而已。）　梁時則雍州人與荒傖並用。　士卒除雍州外，江北淮南兵最爲勁旅，三吳之人無與焉。　陳時荊，雍入於北周，後梁，江北爲齊所有，欲求南陽，新野騎射之士江北淮南善戰之楚子何從可得，此陳高祖之所以必廣爲招撫，而尤留心誘致江，湘，交，廣之人也。　高祖作相時，徐陵代作與北齊廣陵城主書有云：

『昔我平世，天下乂安，人不識于干戈，時無聞于桴鼓。　故得兇人侯景，濟我橫江，天步中危，實由忘戰。　自亂離已久，人解用兵，女子無愧於韓彭，童兒不殊于衞霍，吳鉤甚利，蜀甲殊輕，槊動風霜，弩穿金石』。（文苑英

華六八二書十六邊防上引）誇誕已甚，百世之下亦知其不然矣！

晉宋以來，江，湘，交，廣諸州人不惟在朝者絕少，州郡僚佐土著亦鮮廁迹。梁楊公則爲湘州刺史，『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爲法』。（梁書十本傳）魏邢巒於梁天監四年上書宣武帝，論梁朝梁州事曰：

『彼土民望嚴，蒲，楊，何，非唯五三族落，（通鑑一四六作『非唯一族』）雖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學箋啓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廁迹。巴境民豪便是無梁州之分，是以鬱快，多生動靜』。此出覘國者之口，理當可信，雖就梁州而言，江湘諸州可以推知。梁書三九羊侃傳：

『中大通六年爲晉安太守，閩越越俗好亂，前後太守莫能止息。侃至討擊，斬其渠帥陳稱吳滿等，於是郡內肅清』。交廣土豪之叛亂尤莫可勝數，不具徵引。非誠好亂也，長吏不善誘接而已。梁書十三范雲傳：

『出爲始興內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則逐去之』。陳書三三留異傳：

『東陽郡丞與異有隙，引兵誅之，及其妻子』。州郡官與土著豪強之不相能如此。（揚，南徐兩州膏腴之境內，顯宦大姓如王，謝，張，沈等占山護澤，長吏廉能者每制抑之，自是地方經濟問題，與用人之政策無涉。）惟交州偏遠，長吏常用土著，如宋時杜氏之世制其地，（宋書九二杜慧度傳）然亦不數覯。建康朝廷強盛時，不過偶有變叛，侯景之亂梁室崩潰，州郡皆各自爲計，於是豪強競起以求一逞。擁強兵，據鄉土，建康，江陵之陷士大夫逃竄避地者又往往入南依附之，（陳書十三周敷傳：『時觀寧侯蕭永，長樂侯蕭基，豐城侯蕭泰，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甚且如始興王蕭毅以臨川讓周續，沈巡以東陽讓留異，賓化侯蕭雲以晉安讓陳羽（俱見陳書卅六）。曩者畛域之見破除無餘，益足以增其聲勢。陳高祖之勤加撫納不惟取其力用，亦以成統一之業必先消滅此輩之割據也。徐陵代高祖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云：

『昔緣王事，游踐貴鄉，日想山川，依然舊識。吾旣忝荷朝私，位逾台袞，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圖。故鄉如此，誠爲衣綉；故人不見，還同宵錦。天涯

邈邈，地角悠悠，言而無由，但以情企。……君之材具信美登朝。如戀本鄉，不能游宦，門中子弟望遣來儀。當爲申聞，各處榮祿』。（文苑英華六八二書十六邊防上引）高祖曾仕其地，遂稱廣州爲故鄉，往復致其拳拳之意。又如卽位後以晉安陳氏入屬籍，皆曲求媚悅。大抵梁末因豪强所據之地而命之官，實與割據無異。故討周迪符稱『擅斂征賦，罕歸九府』，討留異詔亦謂『縉邦膏腴，稽南殷曠，永割王賦，長壅國民，竹箭良才，絕望京輦』。（但見陳書三六本傳中）永定初使蕭引宣諭諸豪强，謂『建晉恃險，好爲姦宄。方今天下初定，難便出兵』。（陳書廿一蕭引傳），高祖之政策先求褫其根本，故或徵入朝，或移官他郡，俱不應命，乃加之兵，終高祖世未盡平殄。周敷傳稱：天嘉元年『時南江酋帥竝顧戀巢窟，私署令長，不受詔。朝廷未遑致討，但羈縻之』。周敷獨先入朝，故給鼓吹女伎，超致顯貴，以激厲其餘。周迪以敷素出已下，遂舉兵反。地方酋豪叛服不常卒見誅翦者，有豫章南昌之熊曇朗，臨川南城之周迪，東陽長山之留異，晉安侯官之陳寶應，以及上文所述新吳之余孝頃。孝頃滅後卽以安成所部廣興六洞置安樂郡，亦所以求便於控制。此外諸州人見用於陳朝者，有侯安都（陳書八本傳：『始興曲江人也，世爲郡著姓』。侯瑱（仝九本傳：『巴西充國人也。父弘遠，世爲西蜀酋豪』。）歐陽頠（仝本傳『長沙臨湘人也，爲郡豪族』。陳書二一蕭引傳又稱『始興人歐陽頠爲衡州刺史』，未詳。新舊唐書歐陽詢傳皆稱潭州臨湘人。惟顏傳又言『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篤信聞于嶺表』。若在長沙，自不能譽爲『聞于嶺表』，疑顏少時嘗居始興，故引『家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民』，遂往依之。顏傳又言『梁左衞將軍蘭欽之少也，與顏相善，故顏嘗隨欽征討』。梁書卅二欽傳『中昌魏人也』，南史六一同。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卅七：『案齊魏二志未見中昌魏之名』。今案晉志中山國有魏昌縣，欽當爲魏昌人，傳脫山字，更倒成昌魏耳。亦非嶺南人。）黃法𣰰（仝十一本傳：『巴山新建人也，出入郡中，爲鄉閭所憚』。）徐世譜（仝十三本傳：『巴東魚復人』。）周敷（仝本傳：『臨川人也，爲郡豪族』）。皆州里豪族，侯景亂時起兵，爲高祖所收接者。綜上所論，南朝用人之政策宋至陳凡三變，雖各種人之嚮用有盛衰，其趨勢則由偏倚而漸進於平均也。

乙 社會方面

A 僑人一貫之政策及其成功

六朝門閥制度之下，最爲人所重視者爲『婚』與『宦』。 魏書三三公孫邃傳：『公孫邃叡爲從父兄弟，而叡才器小優，又封氏之生崔氏之婿。 邃母雁門李氏，地望縣隔。 鉅鹿太守祖季眞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雖就北朝言，實是南北共有之現象。 故論南朝對待特殊分子之政策時，政治方面從『宦』字着眼，社會方面則以『婚』爲中心推論之。 晉書七七陸玩傳載『王導初至江左， 思結人情， 請婚於玩。 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 導乃止』。 僑人本不欲與吳人爲婚，導用人既兼及南士，更思交相婚姻，泯僑舊之別。 然吳人亦自有其族類之意識，導之計遂不行。 迨宋齊時摒吳人於政治勢力以外，於是僑人甲族在政治上社會上皆高出吳人， 可以自婚姻關係窺之。 宋，齊，梁，陳皇后中之南北人如下表：

朝　代	宋	齊	梁	陳
北　人	9	6	4	2
南　人	0	3	0	3

劉裕本僑姓寒門， 蘭陵蕭氏亦非高門之首。 （趙甌北據齊高『吾本布衣素族』一語，遂謂蕭氏爲寒門，非是。 凡非帝室而是清流者皆可曰素族，南齊書百官志：『四中郎將宋齊以來惟處諸王，素族無爲者』。 宋書禮志：『元嘉中顏延作王球石誌，素族無碑策，故以紀德。 自爾以來，王公以下咸共遵用』。 宋書四一孝懿蕭后傳：『孝皇墳陵本用素門之禮，與王者制度奢儉不同』。 七九桂陽王休範傳：『素族當權，近習秉政』。 陳書十七袁樞傳：『昔王姬下嫁，必通諸侯。 滛氏初興，列侯尙主。 自斯以後，降嫁素族』。 是南朝之稱素族皆與宗室相對而言也。 琅琊王氏自稱『素族』，見梁書七太宗王后傳，濟陽蔡氏自稱『素門』，見宋書五七蔡興宗傳。 （通鑑一三〇胡注謂興宗不應自稱素門，亦由未解素字之義。） 濟陽江氏自稱『素流』，見宋書四一孝武王后傳。 謝曛自稱『素士』，見宋書五六本傳。 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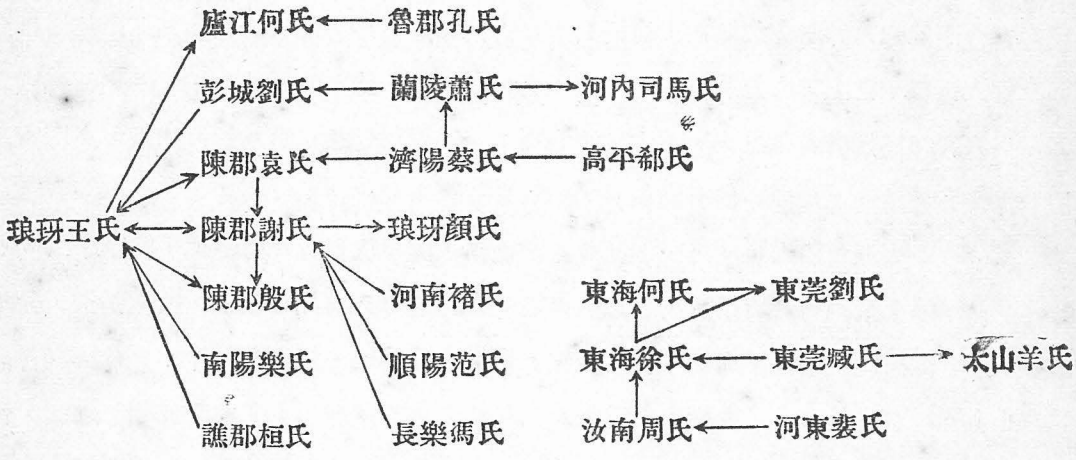
素非寒素之謂矣。 宋書孝懿蕭后卽蘭陵人，蕭思話亦聯姻帝室，明蕭氏非寒門，惟不逮王謝耳）。 然爲帝之後遂與王謝比肩。 王峻雖有『不藉殿下姻婿爲門戶』之言，（梁書五七本傳）。 如孔熙先卽以門胄雖華朝廷不與姻娶誚范曄，足見高門以結姻帝室爲榮。 陳朝姑俟下文論之，宋，齊，梁皇后皆北勝於南。 齊之三南人中，其二爲徵時配偶，其一爲廬江何氏。 至於妃嬪，則列傳中籍貫可知者，宋南人五，齊南人一，其餘不識何許人者，自其姓氏推測，南人爲多，而十九非高門。 宋書五二褚叔度傳稱『諸尙公主者，竝用世胄， 不必皆有才能』。 今觀宋，齊，梁之尙公主及與諸王爲姻戚者，有琅琊王氏，陳郡謝氏，殷氏，袁氏，河南褚氏，東海徐氏，濟陽蔡氏，江氏，太原王氏，汝南周氏，高平郗氏，檀氏，河東柳氏，平昌孟氏，蘭陵蕭氏，（宋世）彭城劉氏，（齊世）范陽張氏，皆是僑姓，南人惟有廬江何氏，而三吳高門無與焉。 蓋帝室固不願以吳人母儀天下， 而吳之高門亦不能破除『非類』之成見，屈爲帝室妃嬪也。 梁時南士進用，而皇后中無南人，亦無尙主及與諸王婚者。 （惟廬江何氏不在此例，梁書二二安成王秀傳『世子靜……何敬容欲以女妻之。 靜忌其太盛，拒而不納』。 宋以來何氏卽與帝室爲婚。 此處南人指江南人。） 是以知用人政策因帝王意恉與時勢所趨，南北漸平等，社會上地位因限於盛行之門閥觀念，朱張終亞於王謝。 易言之，卽吳人社會上之地位影響其政治上地位，而政治上地位雖高，不能增進其社會上地位。 梁袁昂古今書評謂『徐淮南書如南江士大夫，徒好尙風軌，終不免寒乞』。 （太平御覽七四八工藝部五引）『南江士大夫』指湘廣諸州人而言，於時文化較低落，社會地位更不如吳人，故雖仕宦而被『寒乞』之譏。 若與昂謝家子弟（淳化閣帖五作『楊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爽爽有風氣之言相比較，（見前引）知南人在社會上地位終難與僑人競爭。 南史四九庾蕃傳：

> 『爲荆州別駕。…… 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勳甚著，名地卑瑣，願掛名士流。 時［梁］始興忠武王憺爲州將，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則不爲鄉里所悉。 元起乞上籍出身州從事。 憺命蕃用之，蕃不從。 憺大怒，召蕃責之曰：元起已經我府， 卿何爲苟惜從事？ 蕃曰：府是尊府，州是蕃州，官須品藻。 憺不能折，遂止』。 （此節所紀時地人三者皆有疑義，辨

見錢大昕二二史考異三七。　然此故事之含有通性似可無疑。）　在門閥制之下，門地卑瑣者雖已臻貴顯而不能列於士流，亦猶南人雖握政權，其甲族尚不能比肩王謝，聯姻皇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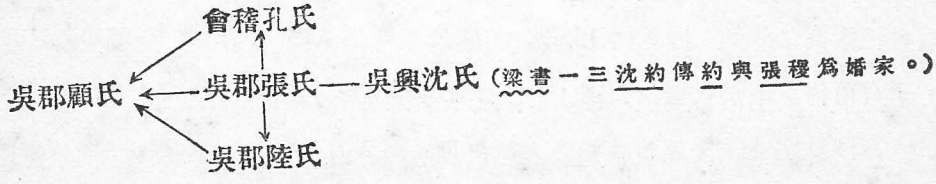
今更考帝室以外之婚姻關係，惜當時人所撰中表錄等早已亡佚，殊難盡曉，然除史傳明記者外，如言某某爲甥舅，外兄弟，（姑之子），內兄弟（舅之子）等，亦足據以知兩家之關係。　姑本正史中可考者，排比其相爲婚姻諸族如下：（爲方便起見，以王謝爲中心，其無與王謝通婚之記載者別著之。　籍貫不詳者不錄。　箭號外向爲嫁，內向爲娶，兩族互有嫁娶則兩端皆著箭號，未詳者兩端皆不著。）

表一



此僑姓大族之相爲婚姻者也。　此外有求娶而未果者，如高平檀氏之於濟陽江氏，（宋書七一江湛傳）東海徐氏之於濟陽江氏琅琊王氏。（梁書廿一江蒨傳）擬嫁而未遂者，如濟陰卞氏之於陳郡謝氏。（宋書五三謝方明傳）吳人自爲婚姻之可考者如表二：

表二



僑人與吳人相婚可考者甚少，如表三：

表三

吳興沈氏 ⟷ 蘭陵蕭氏（宋書七四沈攸之傳子文和尙齊高帝女，時在宋世。）

吳興沈氏 ⟷ 琅玡王氏（南齊書四四沈文季傳妻王錫女。）

吳郡張氏 ⟷ 譙國戴氏（宋書九三戴顒傳張邵與顒姻通。）

吳郡張氏 ⟷ 京兆韋氏（梁書二八韋放傳子娶張率女，女適率子。）

晉陵王氏 ⟶ 陳郡謝氏（南齊書四七謝朓傳妻王敬則女。）

吳郡朱氏 ⟵ 濟陽江氏（梁書四三江子一傳朱异爲其姑夫。）

吾人不能以可考者少遽斷僑人高門與土著高門相婚者尠，然表一表二其間兩族婚姻關係大抵數重已上，表三皆祇一見，宋，齊，梁百三十餘年止得此六事，其比例視僑人吳人自相婚姻者若是其少，不大可注意耶？ 竊疑朝廷雖未嘗禁僑舊相婚，高門實多保持其偏見。 民間亦偶有固執者，如陳書三三王元規傳：

『太原晉陽人也。…… 元規八歲而孤，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纘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 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彊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 母感其言而止』。（梁初事）『非類』之云當是用左傳『神不歆非類』『非我族類』之語，晉書八四楊佺期傳稱『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類皆指種族言，非謂門戶高下，元規蓋以僑人鄙劉氏土著耳。

陳宣徽時婚娶多南人，高祖章后，世祖沈后及高宗初娶錢氏皆出吳興。 高祖從妹妻吳興錢道戢，（陳書廿二本傳）長女適錢蔵，（陳書十七袁樞傳，未言何許人）疑亦吳興人，皆梁世事。 受禪後公主下嫁北人者有彭城到氏，（陳書廿到仲舉傳）濟陽蔡氏。（陳書卅四蔡凝傳）凝傳稱太建中以名公子選尙信義公主，知僑姓甲族之社會地位崇高如故。 陳氏南土寒門，故公主亦不盡擇三吳甲族，如留異（東陽人），子貞臣尙世祖長女豐安公主，（陳書卅五留異傳）侯瑱（巴西人）子淨藏尙世祖第二女富陽公主。（皇后傳柳昉太建中尙世祖女富陽公主，見前。 蓋太建三年

淨臧卒，又嫁於柳昉也。）　蔡凝傳：

『高祖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爲黃門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對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惟陛下裁之？」高宗默然而止』。從『帝鄉舊戚』之語觀察，錢肅當是錢道戢等一族。陳氏南人，又出寒素，故雖是皇室，不能如劉蕭之躋而與王謝爲伍。帝王之尊不能自增進其社會上地位，錢肅雖尙公主，亦無益於錢氏之門蔭，則僑姓猶在吳姓之上可知。此宋以來社會方面抑制南人政策之結果，積重難返，南人貴爲帝王而不能移社會之習俗，謂爲僑人政策之成功固無不可也。

B　從語音推測僑舊之同化

復次，無論僑人吳人若何努力於保存其固有風習及觀念，終難免於相互影響同化，請再以語音一事證之。宋書五一長沙王道憐傳：

『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又五二庾悅等傳論：

『史臣曰，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南人指江淮間曰楚已見前，彭城項羽所都，故亦稱楚。兩傳於楚言咸若不慊。梁書四八盧廣傳：

『范陽涿人。……　天監中歸國。……　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竝聚徒講說，而音詞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靈恩傳云：

『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經析理，甚有精致，京師舊儒咸稱重之』。梁世傖人來者既多，民間對學問之士亦頗禮敬，不復隔閡，惟終歧視其語音。陳書十周鐵虎傳亦稱鐵虎

『梁世南渡，語音傖重』。袁昂古今書評：

『施吳興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楊州人，共語音態便出』。（御覽七四八工藝部五引）是南人（包括僑人與土著）對於傖楚語音之不滿，百餘年間如出一轍。然有不可解者，所謂『楚言』卽北方語音，而宋高祖兄弟累葉江南未變之楚言，又明係東晉初渡江時僑人之語音，未受夷虜影響者。世說新語豪爽篇：『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之（據唐寫本補之字）

事，人人（據唐寫本補下人字）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此西晉初年事，從洛陽言，王敦之楚音自是田舍鄙俚。然渡江以後，僑人既以中原爲尚，一切皆北勝于南。以廬江何氏在江南甲族之上例之，則保存達百年未變之楚音，自當爲僑人所貴，何以仍如西晉時之對楚音表示輕鄙？此其一。僑人語音卽來自中原，雖晉宋以後中原語音漸雜夷虜，亦不至相懸已甚，何以梁時對傖人語音如是之憎惡？此其二。竊謂一言以蔽，僑人同化於吳人耳。大凡異族因雜居與雜婚關係，最易同化。況僑人南人本非異族，士大夫中通婚雖少，然非絕無；民間固有如王元規者，似屬少數，僑舊終不免於相爲婚姻。自東晉至梁末，雜居二百餘年，無論僑人吳人如何保守，無形間之影響同化乃意中事。南境諸州中，楊州人口最多，而僑人最少，占全州人口一百四十五萬餘人之百分一·五。（見上所列表）故楊州雖爲僑人之政治中心，而此州之少數僑人實最易爲絕大多數之吳人所同化。顏之推已言『南雜吳越』，吳越卽南朝楊州之境。蓋楊州之僑人不自覺中受吳人薰染，於中原與吳人語音以外，漸型成一種混合之語音。同時楊州士著士大夫（江東甲族盡出會稽，吳，吳興諸郡，皆屬楊州。）求與僑人沆瀣一氣，競棄吳語，而效僑人之中原語音。然未必能得其似，中原語音反因吳人之摸擬施用，益糅入南方成分。此種特殊語音視楊州閭里小人之純粹吳語固異，視百年未變之楚言亦自不同。宋高祖世居京口，南徐州僑人最多，占全州人口四十二萬餘人之百分之五三·六三，與楊州迥不相侔，此高祖所以能累葉保存其楚言也。此種特殊之混合語音初型成時，蓋在東晉末年，故當時始以宋高祖兄弟之楚言爲異。逮混合達百餘年後，北方語言又雜夷虜，（中間雖有魏孝文之斷北語，然卽孝文以前之北方語音，必已比宋高祖之楚言離僑人受吳人影響後之混合語音爲遠。）梁世南人遂不論僑舊俱目傖楚語音爲鄙拙矣。袁昂書評所以獨引楊州人爲喻者，固以楊州都城所在，人物最爲冠冕，以喻傖父之外貌。竊疑亦惟在楊州此種僑吳混合之語音最盛行，然文獻難徵，姑著愚見以待宏達之教正。要之，此種相互同化作用範圍甚廣，語音特其劣可得言之一例耳。

梁世傖人南渡者多，政府復以含弘爲策，民族上之混淆同化作用亦益甚。及梁朝末年，不惟南境內百姓中僑舊之別漸消滅，卽客觀地北人吳人之區別亦遠不如昔者之嚴。如羊侃，太山梁父人，父祖皆仕魏，大通三年歸梁。梁書三九侃傳：

『侃曰：……北人雖謂臣爲吳，南人已呼臣爲虜。 今與〔元〕法僧仝行，還是羣類相逐』。 又胡僧祐南陽冠軍人，少仕魏，大通三年歸梁，復陷於北，中大通二年又得歸。 自南人視之， 固荒傖無疑，然僧祐與侯景將任約戰，約呼之曰：『吳兒何爲不早降』？ （梁書四六本傳）皆足證其時在南卽爲吳，在北卽爲虜，吳虜之別爲相對而非絕對矣。

第三節 南朝政府之政策——對一般分子

上文以政治與社會爲中心，論南朝若何對待境內各種人中之特殊分子，此節擬探討其統治一般分子之政策。 然舉凡有關地方之制度莫非對一般分子者，其間無特殊用意之可言，故不復論止論對於僑人及蠻人之政策。 政府與人民之關係不外乎政府之統治的設置與人民對政府之負担，今就此兩點分述之。

甲 土斷僑人政策之失敗

東晉立僑州郡縣以處北來流民， 居南境而不著籍。 自後逐漸畫實土爲僑郡縣境，散在各地之僑人未有實土者，土斷爲當地編民。 又有所謂雙頭郡縣者，僑人旣無實土，又不土斷， 仍存其郡縣舊名， 寄治於實郡縣，卽以實郡太守兼領寄治之僑郡。 （亦有兩郡皆有實土，而爲雙頭郡者。 如宋豫州汝南，新蔡二郡，新蔡郡帖治汝南，卽以汝南太守兼領新蔡郡，惟此類與僑人之統治無與。 關於南北朝之雙頭郡縣將別論之。） 政府之征租稅必以戶口册籍爲根據，而册籍之製造又以人民安土定居爲前提。 東晉初年僑民旣以匡復中原爲念，不願著籍南土，而散居四境，無簿籍可稽。 孝武帝時范甯上疏稱『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栢，皆已成行。 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 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 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 （晉書七五本傳）蓋渡江以後政府爲勞徠計，旣無簿籍，遂不加租課於不著籍無實土之僑民。 陳書五高宗紀：

『太建十一年三月丁未，詔淮北義人率戶口歸國者，建其本屬舊名，置立郡縣，卽隸近州。 賦給田宅，喚訂一無所預』。 東晉之初疑卽如此。 然不著籍之僑民日漸繁殖，逮東晉末葉其數目雖不可知，大有影響於國家財政則無疑。 此桓溫所以行土斷之法也。 晉哀帝興寧二年三月之庚戌土斷未能盡斷境內僑人， 五十年

後，安帝義熙九年（宋書本紀通鑑皆同，宋書四四謝晦傳作八年。）宋武帝復請土斷，表云：

『及至大司馬桓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爲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于此。自茲訖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頹弛，雜居流寓閭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純，民瘼所以猶在』。既財阜國豐爲庚戌土斷之結果，足見宋武請行土斷之最大目的亦在充實國家財政，王化未純民瘼猶在特其託詞而已。觀謝晦傳稱『義熙八年土斷僑流郡縣，使晦分判楊豫民戶，以平允見稱』。知諸州咸願人民斷入己境也。義熙土斷固未能盡，而義熙九年以後，北地猶陸續有流民入南。宋孝武帝卽位之初，周朗上書請土斷。（宋書八二本傳）宋書七六王玄謨傳亦稱：

『［孝武時］雍土多僑寓，玄謨請土斷流民。當時百姓不願屬籍，罷之』。（南史十六本傳：『乃省併郡縣，自此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不言『罷之』。）今考州郡志，雍州所領新野，順陽，京兆，扶風，河南，廣平諸郡皆有大明土斷所立之縣，南齊書三五張敬兒傳：

『初王玄謨爲雍州，土斷敬兒家屬舞陰，敬兒至郡，復還冠軍』。是玄謨傳罷之云者當係暫罷，終復行之。冠軍，舞陽同屬南陽郡，猶被土斷，則僑民可知，當以南史爲是。後廢帝元徽元年八月又詔申土斷之制。齊高初年土斷郢，司，豫，南兗諸州流雜。（南齊書廿四柳世隆傳廿九呂安國傳）載籍可考之最後之土斷在陳世祖時，陳書紀．

『天嘉元年七月乙卯詔曰：自頃喪亂，編戶播遷，言念餘黎，良可哀惕。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內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全土斷之例』。上距興寧二年凡一百九十六年。晉宋之際猶視土斷爲暫時之計，故宋武上表稱：『請準庚戌土斷之科。……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速由於當年，在始暫勤，要終所以能易』。宋末對土斷之態度已不然，元徽元年詔稱：『宜式遵洪軌，以爲永憲，庶阜俗昌民，反風定保』。（宋書九本紀）

歷次土斷之區域不可盡知。宋書二武帝紀：

『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在晉陵之三州人獨

不土斷，未詳其故。　通鑑一一六文同，　胡身之注：『徐，青，兗三州都督率治晉陵，故難以土斷』。　都督本非官名，若謂刺史，亦無治晉陵之事。　疑胡氏誤以晉書地理志『郗鑒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兗州州刺史，加領徐州刺史鎮廣陵』之廣陵爲晉陵，遂强爲之說耳。　南徐州僑郡縣最多，居晉陵，義與諸郡未土斷不著籍者蓋亦不少，　故梁天監元年又土斷南徐州諸僑郡縣。　（梁書二武帝紀）義熙九年以後南徐州未土斷之僑民當亦『喚訂一無所預』，然宋書六孝武帝孝建元年紀有『是年始課南徐州僑民租』之文，則宋孝武以後梁天監以前南徐州不著籍之僑人雖未土斷，已與舊民同輸租課，梁武特土斷之使名實相副耳。　（宋書五文帝紀：『元嘉廿八年三月丁巳詔曰，……其大赦天下，復丹徒縣僑舊今歲租布之半，行所經縣蠲田租之半』。　此所謂僑指僑立於丹徒之南東海郡民而言，有實土官長，非寄居四境，故與舊民相同。）魏書七八張普惠傳：

『［正光末，梁武帝普通中］出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蕭衍前弊，別郡異縣之民錯雜居止。　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　上表陳狀，詔許之。　宰守因此綰攝有方，奸盜不起。　民以爲便』。　可證梁世雖別郡異縣人相雜居，對國家之負担似無軒輊。　惟難綰攝，易生奸盜，故普惠併省後民以爲便，與前世畏納租稅而不欲土斷者異矣。

南朝土斷終未澈底，不如北朝之整齊畫一者，其原因在戶籍制度之疏密，而戶籍制度又視鄉黨制度爲轉移。　北魏初惟有宗主督護，民多隱冒。　孝文初李冲請立三長，始『混天下爲一法』。　北齊北周皆師其意，雖單位組織互有不同，其制度之綿密整齊無異。　魏孝文延興三年已詔使者巡行州郡，檢括戶口，其有仍隱不出者，州郡縣戶主並論如律。　太和五年班戶籍之制五條。　十年立三長，因定民戶籍。　十一年又詔精檢戶籍，勿令遺漏。　十四年詔依準丘井之式，遣使與州郡宣行條制，隱口漏丁即聽附實。　（皆見本紀）是既有定制，　復時加督促，魏氏盛時戶籍蓋少隱漏。　北齊遂不然。　隋書五五乞伏慧傳：

『高祖受禪，拜曹州刺史。　曹土舊俗民多姦隱，戶口簿帳恆不以實。　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　又五六令狐熙傳：

『［開皇初］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弊，　戶口簿籍類不以實。　熙曉諭

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戶』。 蓋高齊雖承襲北魏制度，而政治窳敗，不能推行督促，以致此也。 南朝鄉黨閭里本無綿密之規制。 宋書百官志縣令下云：

『漢制……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伍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 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 其餘〔丞尉以外〕衆職或此縣有而彼縣無，各有舊俗，無制定也』。 據休文所記，似宋時猶保存漢代之鄉黨制度者。 通典通考俱沿襲此文，顏曰『宋制』。 而謂宋諸鄉官『所職與秦漢同』。 顧炎武日知錄八鄉亭之職條正文引漢書百官表，而自注中引宋書百官志爲注腳，亦認漢代百家爲一里，宋又沿漢制。 其實宋志中所載漢制根本不存在，更無遺留或施行於宋代之理，杜，馬，顧諸家皆爲休文所誤耳，昔評日本岡崎氏書，稍引其端緒，試更推闡之，以明宋志所載決非宋制。 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 未嘗明言若干戶爲一里。 晉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始云：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 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監察』。 百官志總序稱『世祖節約之制宣爲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以爲百官志』。 劉昭注言『故凡是舊注通爲大書，稱本注曰』。 一里百家之說既見於本注， 則是司馬彪語，非後漢官簿所舊有者。 休文乃糅合百官公卿表與百官志，更誤以司馬彪本注所記爲漢制，遂排比成一系統耳。 百官公卿表：

『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 應劭漢官儀衞宏漢舊儀俱有相同之記載。 一縣戶數最多至若干今不可知，然續漢志劉昭注引應劭漢官儀云：

『三邊始孝武所開，縣戶數百，而或爲令。 荊，楊，江南七郡，惟有臨湘，南昌，吳三令爾，及南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戶，而爲長』。 知大縣戶數達四五萬，而小縣乃止數百。 再以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所記每郡縣數與戶數平均分配之，每縣戶數大抵遠在萬戶以下。 平均分配固不盡合事實， 要足與應劭之言相參證。 若以休文百家爲里，千家爲亭，萬家爲鄉之說爲準，必多縣不足以統鄉，而鄉

反能獨立爲縣。　卽云大縣乃統鄉，然漢代鄉黨制度之本意亦猶魏孝文立三長時所云，在求『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　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　一鄉所含戶數若如是之多，豈非早失身使手幹總條之意，而致尾大不掉乎？周禮管子諸書所載鄉官制度皆屬理想，未必見諸實行，姑不論。　晉以後曾實行之鄉黨制度可取與休文所組成之系統相比較，而益見休文所定單位之難通。　據晉書職官志晉縣五百戶以上置一鄉，三千戶以上置二鄉，五千戶以上置三鄉，萬戶以上置四鄉。　鄉置嗇夫一人。　又稱：

『鄉戶不滿千以下置治書史一人；千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置吏一人佐二人。　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　是晉代鄉黨之制最小單位不得減五十戶，最大單位雖有至五千五百戶以上者，亦必不能超出過多，至於萬家也。　北魏孝文時所定三長制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　一黨所統僅一百二十五家。　東魏末元孝友上疏稱：

『令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鄰』。　（魏書十八本傳，又見北齊書廿八），則又改孝文之制，以百家爲最大單位。　隋書二四食貨志：

『［齊］至河淸三年定令，乃命人居十家爲比鄰，五十家爲閭里，百家爲族黨』。　（通典食貨三引北齊令略同）　最大單位仍爲百家，惟其下組織與魏小異。　隋書二高祖紀：

『開皇九年制五百家爲鄉，正一人；百家爲里，長一人』。　唐全因隋制。　最大單位皆爲五百戶。　由此可知後代凡曾實行之鄉黨制度，姑不問其久暫，要皆在縣統轄之下，而最大單位統無至萬戶者也。

以上旣證明休文誤信司馬彪本注所載單位，構成不能存在之鄉黨制度，請更進而闡釋司馬彪本注所稱一里百家之決非漢制。　卽使劉宋襲秦漢舊制，亦不能如休文所述也。　漢代里與亭中所含戶數本無定，故百官表與續漢百官志（卽後漢官簿）皆未明言若干戶爲一里。　百官表記鄉官組織極淸晰，里乃鄉黨制度之最低單位，若有固定之戶數，絕不容略而不言。　兩漢以前載籍中，除周禮管子等後人僞託以表見其政治思想者外，凡言『里』皆只有邑或居之意，從無里中包括固定戶數之記載。　漢

人如毛公傳詩，康成注禮，以及劉熙釋名，應劭風俗通等解釋一里之戶數皆互不相同。許君說文每用當代制度說字，非盡本義，而里字下亦祇云『居也』而已。古代之里猶後代之街或巷，一巷中自難限制使有一定之戶數。不惟先秦，漢代亦復如此。故諸家注經不一其說，俱不外推測之詞。百官表以本無定數，遂不道及矣。尤有可證成此說者，百官表：

『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贏。鄉亭亦如之』。竊意此節之解釋爲：一縣土地大約方百里，然亦不無出入。如其地戶口稠密，方百里內已遠超過大縣數目之『萬戶以上』，則分割其土地，使其戶數不至超過一縣所應有。於是減至方九十里八十里，乃至六七十里。若其縣戶口稀少，則其領境至多亦止方百里，聽其空曠，而不擴充此縣之土地。此兼顧戶口與土地，折衷調和而定之制度也。所謂『鄉亭亦如之』者，每里戶口本不相同，大率十里一亭。若五里之戶數已相當於普通之十里，則此五里卽爲一亭。準此，五亭或六亭之戶數相當於普通十亭時，則此五亭或六亭卽爲一鄉。故百官表言『縣大率方百里』，『大率十里一亭』，『大率』者可上可下之詞。續志載鄉有有秩，三老，游徼；亭有亭長；里有里魁；而不言若干里爲亭，若干亭爲鄉，亦可消極證明里中無固定戶數，因而亭不統一定里數，鄉亦不統一定亭數。劉昭續志注引漢官：

『鄉戶五千，則置有秩』。依此數推算，每亭當五百戶，每里當五十戶，意者此卽漢代里亭鄉所統戶數之『大率』乎？晉制之『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雖單位之戶數與漢代不同，然其有伸縮性猶是漢制遺意。宋代制度十九沿晉之舊，如於鄉黨閭里有規定組織，亦當用晉制，無越司馬氏而上法秦漢之理。若然斯爲劉氏創舉，制置始末不容無聞。休文誤信司馬彪漢代百戶爲里之說，（彪蓋誤以時制之百戶置里吏一人釋漢制也）遂排比組成一系統，於百官志中備一格。然下文又言『其餘衆職或此縣有而彼縣無，各有舊俗，無定制也』。是休文亦明知宋代未盡沿用其所謂漢制者。鄉官衆職既或有或無無定制，則宋代未嘗普徧地系統地施行鄉黨制度，（姑不論其沿漢制晉制，或於漢晉以外別定之。）蓋無疑義。自杜君卿逕認宋志『漢制』二字下所排列之系統爲『宋制』，後人遂習焉不察耳。南齊書百官志及隋書百官志所紀梁陳制度，皆無鄉官。休文齊梁時

人，其時果施行漢代鄉黨制度者，卽使非盡漢人之舊，休文亦不應毫未省察，至漫合百官表與司馬彪之說，構成極不合事理之系統也。晉時鄉黨制度本不嚴密，渡江後當已破壞無餘。朝廷爲僑人計，不加整頓，以求恢復。其後雖屢行土斷，而不先從建立基本之鄉黨制度入手，欲土斷之普徧澈底，庸可得乎？

復次，南朝於鄉黨閭里雖未嘗推行嚴密之制度，地方猶間存前代組織之面目。惟旣不普徧，復無統系，不能收身使臂臂使指之効，更無補於整理戶籍耳。宋志所謂各有舊俗，或有或無者，卽此類也。如宋書四一孝穆趙后傳於興寧元年葬『晉陵丹徒縣東鄉練壁里季山』。一百自序稱七世祖延始居武康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邨，鄉里之稱猶仍舊制。（宋書九二良吏傳序：『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則係汎言，非宋世鄉必有百戶也。）里下又有村，有伍。宋書九一郭世道傳：

『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鄰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又五三謝方明傳：

『轉會稽太守，江東民戶殷盛。……罪及比伍，動相連坐。一人犯吏，則一村廢業』。又九一蔣恭傳：

『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加罪，勒縣遣之，還復民伍』。又一百自序：

『民有盜發冢者，罪所近村民，與符伍遭刼不赴救同坐。……刼罰之科雖有同符伍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冢無村界，當以比近坐之』。又五四羊玄保傳：

『先是劉式之爲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又六四何承天傳：

『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卽當糾言』。南朝鄉官之可考者，如南齊書五明帝紀載建武元年詔『諸縣使村長路都防城直縣，爲劇尤深，亦宜禁斷』。梁書二武帝紀載天監十七年詔書『若流移之後本鄉無復居宅者，村司三老及餘親屬卽爲詣縣告請，村內官地官宅令相容受』。又二十二安成王秀傳『及至[江]州，聞州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此類最下層之鄉官所以抑制奸非。宋孝武時周朗上書稱『欲爲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一師』，（宋書八二本傳）蓋師古者鄉黨制度之遺意，惟朗乃求教化之普及，亦非從整理戶籍着眼。齊高梁武時，虞玩之沈約皆嘗上書論版籍，歸納其言，當日弊端有二：漏籍與改籍是。漏籍者逃免賦

役，改籍者冒入仕流。 沈約爲矯改籍之弊，請嚴斷貨賄，取明譜流品者用晉籍及諸姓雜譜相讐校，以絕詐僞。 虞玩之謂漏籍由於『凡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却歸縣。 吏貪其賂， 民肆其奸， 奸彌深而却彌多， 賂愈厚而答愈緩』。 （南齊書卅四本傳）故請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別置校籍官。 限一日得數巧，至永明八年卒以繁碎而罷。 皆不知正本清源當首立嚴密之鄉黨制， 層層檢覈，然後戶籍之編製爲易，而弊端可絕也。

乙 對蠻俚等之漠視

宋齊於多蠻之地立左郡左縣已見前，復有校尉護軍都護等專司鎭懾討伐，通四代廢置不恆。 校尉大抵用所治地之刺史兼領， 惟南蠻校尉晉及宋多別以重人居之，至齊始以荆州刺史兼領。 （南齊書廿二豫章王嶷傳）宋書六四何承天傳載『趙悅爲寧蠻校尉尋（當作襄）陽太守』， 乃義熙中事， 宋以後無以太守領校尉者。 南蠻校尉治江陵，甯蠻校尉治襄陽，安蠻校尉治豫州，（宋齊百官志皆無。 宋書七二南平王鑠傳：『〔元嘉中〕罷南豫併壽陽，卽以鑠爲豫州刺史，尋領安蠻校尉』。 疑卽治壽陽。） 三巴校尉治白帝，（宋書明帝紀，泰始五年置。 宋本南齊書州郡志：『巴州三峽險隘，山蠻寇賊。 宋泰始三年議立三巴校尉以鎭之。…… 建元二年……爲州』。 他本咸缺此葉。 三年疑五年之誤。 或三年立議，至五年始置。） 平蠻校尉治益州。（南齊書百官志永明三年置）府皆置佐史，與州府同，亦有出州府之外者，如南蠻府有定蠻長。（宋書七七柳元景傳）南蠻府資費之多至歲三百萬，布萬疋，綿千斤，絹三百疋，米千斛。（南齊書廿二豫章王嶷傳）南蠻府所領兵別有兵籍，（宋書四四謝晦傳）其數不可考。 然通鑑一二八載宋孝建元年罷南蠻校尉後，『遷其營於建康』。（宋書無）水經江水注：『自此〔公安縣油口〕淵潭相接，悉是南蠻府屯』，爲數必不少。 鎭蠻安遠等護軍，加於廬江，晉熙，西陽，武陵諸郡太守。 廣州西南二江川源深遠，別置都護，以鎭遏蠻俚，專征討之。（見南齊書州郡志，宋齊百官志俱無）齊志越州下稱宋泰始中陳伯紹爲西江都護，則宋時已有此官，惟梁末以後南服多事始漸要重。 陳高祖於梁太清元年除西江都護高要太守，是都護在校尉之下，與護軍之稱處略等也。

宋書九七蠻傳稱『蠻民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 其餘無雜調』。 又謂『蠻無徭

役，強者又不供官稅』。　蓋蠻俚供輸未有定制，大體以米穀爲主。　宋書九三徐豁傳：

『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兩。　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閑貨易之宜。……　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　又一百自序沈亮元嘉末爲南陽太守，『邊蠻畏服，皆納賦調』。　南齊書豫章王嶷傳：

『沈攸之責賒千萬，頭擬輸五百萬』。　梁書十七張齊傳：

『於益州西置東梁州，……齊上夷獠義租，得米二十萬斛』。　蠻人頗以田作爲業，故能出米，如宋書七七沈慶之傳稱『蠻田大稔，積穀重巖。……　自冬至春，因粮蠻穀。……　［獲］米粟九萬餘斛』。　梁書三武帝紀：『大同八年二月，於江州新蔡高埭立頡平屯，墾作蠻田』，皆其證也。　南齊書二五張敬兒傳載建康民陽天護商行入蠻，四十魚復侯子響傳載令內人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以交易器仗。　是蠻人且知商賈之事。

對於降附蠻俚之處置，惟有就其地設左郡左縣。　亙宋，齊，梁，陳四朝，移徙蠻民之記載止一見而已。　宋書五文帝紀：

『元嘉二十二年七月，雍州刺史武陵王諱（即孝武帝駿）。　討緣沔蠻，移一萬四千餘口於京師』。　七七沈慶之傳亦載此事云：

『前後所獲蠻並移京邑，以爲營戶』。　然紀傳中從不見以蠻兵供戰陣，惟宋書四一文帝袁后傳：

『大明五年世祖……又詔……外戚尊屬不宜作墳塋蕪穢，可各給蠻戶三，以供洒掃』。　劉敬叔異苑（津逮祕書本）六：『南平國蠻兵在姑熟，便有鬼附之』。南平國在荆州江陵江南岸。　敬叔宋初時人，似取蠻人爲兵不自元嘉始。　疑其數極少，而政府又不以之任征討也。　蓋僑人自謂衣冠上國，三吳猶所鄙夷，遑論蠻俚？加以戎狄亂華之後，中原人避地江南者於外族遠之惟恐不及。　宋書三一五行志：

『晉元帝永昌元年寧州刺史王逐遣子澄入質，將渝濮雜夷數百人入京邑。　民忽訛言寧州人大食人家小兒，親有見其蒸炙滿釜甑中者。……　王澄大懼，檢測之，事了無形，民家亦未嘗有失小兒者，然後知其訛言也』。　可見南人畏懼蠻夷之心理，而廣越獠族確有食人之習俗，（南齊書四一張融傳）。　宜其不願徙蠻夷居內地。

且以宋朝論，多蠻俚之雍，郢，湘，廣等皆土曠人稀，（荆州亦多蠻，而宋書六六何尙之傳稱荆楊二州戶口半天下，爲例外。）楊，南徐，南豫則地狹民稠，楊州尤甚，如會稽郡山陰一縣卽三萬戶，故孔靈符表請徙無資之家於餘姚，鄞，鄮三縣。（宋書五四孔季恭傳）豪强侵佔，亦在楊州。宋書五四羊玄保傳載大明初楊州刺史西陽王子尙上言『爇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頹弛日甚。富强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孔靈符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宋書孔季恭傳）蓋會稽全實，民物殷阜，故豪右及幸臣於山湖多所封略。（宋書五七蔡興宗傳）卽朝廷有意徙蠻俚於楊州，亦勢所不行矣。

朝廷旣不徙蠻俚於文化較高之地域，而對南方諸州亦毫無開發教化之政策，可以自地方長吏之任用證成此說。當時京朝官品位雖高，而祿力遠不及地方官之優厚。宋書四六趙倫之傳：

『久居方伯，頗覺富盛，入爲護軍，資力不稱，以爲見貶』。倫之嘗爲雍州刺史，百官志刺史領兵者四品，護軍則三品也。宋書七五王僧達傳：

『以爲尙書右僕射，尋出爲使持節南蠻校尉。……及爲護軍，不得志，……以爲吳郡太守』。僕射護軍皆第三品，南蠻第四品，太守第五品。護軍不得志而出爲太守，其間優劣固不以官品爲準，梁武帝亦嘗言『荆州長史南郡太守皆是僕射出入』。（南史五十劉之亨傳）蓋州郡官於俸祿以外受納甚多，皆視陋規爲當然，南齊書二十二豫章王嶷傳：

『宋氏以來州郡俸秩及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嶷上表曰：……伏尋郡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源，西南各緒，習以爲常，因爲弗變。臣謂宜使……事在可通隨宜開許，損公侵民一皆止却』。南史五七范雲傳稱雲齊世爲零陵內史，初零陵舊政公田俸米之外別雜調四千石，雲至郡止其半，百姓悅之。又七二何思澄傳，父敬叔齊長城令，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急牓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又五二梁始興王憺傳天監中爲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丐，躬歷村里，百姓苦之，習以爲常。憺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守宰資力富盛，於是家貧者競求爲郡縣，朝廷亦以是爲恩

澤，而江，湘，交，廣諸州長吏此類尤多。 如宋蕭惠開妹與女將適諸王，發遣之資須二千萬，乃以爲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宋書八七本傳）齊明帝以王晏須祿養，出爲江州刺史。（南齊書四二本傳）檀珪求祿，王僧虔以爲安城（當作成）郡丞。（仝三三僧虔傳）卞彬家貧，出爲南康郡丞。（仝五二本傳）王僧虔爲干緝乞郡啓稱『家貧仰希江郢所統小郡』。（梅鼎祚文紀引寶章集）王僧達上書稱『東郡奉輕，西郊（當卽陝字）祿重。…… 乞置江湘遠郡，一二年中，庶反耕之日粮藥有寄』。（宋書七五本傳）何昌寓母老求祿，出爲湘東太守。（南齊書四三本傳）蔡祐家貧，文帝以祐子爲始安太守。（宋書四二劉穆之傳）梁武帝謂蕭介甚貧，可處以一郡，乃出爲始興太守。（梁書四一本傳）劉悛家貧，出爲廣州增城令。（宋書八五本傳）宋孝武謂張融殊貧，當序以嘉祿，出爲封溪令。（南齊書四一本傳）關康之以母老家貧，求爲嶺南小縣。（仝五四本傳）內官坐事左遷，亦往往謫爲諸州守宰。 如宋王劍忤建安王休仁，出爲始興相。（宋書四二王弘傳）蔡興宗以事除交州新昌太守。（宋書五七本傳。南史廿九本傳作永昌，俱不見於州郡志。晉書地理志交州有新昌郡，孫皓所立。隋志交州嘉寧下云舊置興州新昌郡，平陳郡廢。） 何長瑜忤臨川王義慶，出爲南海增城令。（宋書六七謝靈運傳）徐爰旣貶交州，又詔特除廣州統內郡。（仝九四本傳）江淹忤建平王景素，黜爲建安吳興令。（梁書十四本傳）可見朝廷對江，湘，交，廣等南境諸州百姓全無子恤之心，遑論教化。 抑尤有甚者，南齊書四十竟陵王子良傳永明初上疏稱：

『宋運告終，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籍數等。 故非分充朝，資奉殷積。 廣越邦宰梁益郡邑，參差調補，實允事機。 且此徒冗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 一二年間，可減太半』。 子良南齊之賢王，乃爲省中朝資奉，不惜調補勳人爲廣越諸州守宰，又利用其不遵王憲而彈斥減削之，其視諸州人民誠草芥之不若矣！ 南史七十郭祖深傳祖深述梁時弊政：

『朝廷擢用勳舊，爲三陲州郡。 不顧御人之道，唯以貪殘爲務。 迫脅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人尤受其弊』。 前後如出一轍。 自非求祿養與被黜遷官者，皆不願南行。 宋書九二阮長之傳元嘉九年遷臨川內史，『以南土卑濕，母年老非所宜，辭不就』。 南齊書五二丘巨源傳稱巨源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 世

祖問之，王源曰：『古人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　臣年已老，寧死於建業』。梁書十六王亮傳出爲衡陽太守，『以南土卑濕，辭不之官』。　皆其例也。

此文承陳寅恪先生，傅孟眞先生指導修正，謹志謝忱。　二十六年一月四日寫竟，二月十日卽丙子年除夕修改竟，記於南京北極閣下史語所。

追記　友人俞大綱先生謂劉裕北來而寓晉陵，若全依法制爲土斷，則無以示優異於其潛龍之邑，故晉陵獨異於他郡，青兗二州流民在晉陵者亦不從土斷，或當時從龍子弟多屬此輩。　案俞說是也。　據宋書州郡志義熙九年晉陵郡還治京口，而宋武奏請土斷卽在是年。　受禪後永初元年八月有詔彭沛下邳三郡首事所基，情義繾綣。　彭城桑梓本鄉，加隆攸在，優復之制宜同豐沛。　其沛郡下邳可復租布三十年。　適與此說相呼應。　至宋武京口起義及佐命諸臣，亦十九隸籍徐兗青三州。　宗室諸劉而外，　如劉康祖劉毅皆彭城人，　劉穆之童厚之臧熹兄弟皆東莞人，劉蔚兄弟臨淮人，劉粹沛郡人，　皆徐州也。　檀韶兄弟叔姪高平人，魏詠之兄弟任城人，皆兗州也。　孟昶兄弟孟懷玉兄弟平昌人，則青州也。　外戚如孝穆趙后下邳人，　孝懿蕭后蘭陵人，武敬臧后東莞人，皆屬徐州。　劉康祖劉穆之劉粹檀氏兄弟孟懷玉兄弟史皆言其世居京口，世說新語企羨篇言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此外諸人大約亦多居晉陵郡地。　於是曩者之疑渙然冰釋，因補誌之，並謝大綱之啓示焉。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史語所。